

卷二藩鎮

康熙戡定三藩記上下
三外藩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三三

康熙親征噶準爾記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伊門
號 677
卷 2



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國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
桂王也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
耿精忠也語敵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語 國家
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戰功則前
若拉朽而後等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
則藩鎮劇于殷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初 世祖
之定鼎也東南反側未靖故 命大學士洪承疇經
略五省而定南王孔有德狗廣西尙可喜耿仲明狗廣
東吳三桂狗四川狗雲南皆以明故臣領所部緣旗兵

外藉其招徠內以佐禁旅之不逮迨南方略定洪承疇偕宗室託洛信郡王多尼率禁旅還京師其時孔有德已遇害無後故惟畱三桂王雲南尙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襲封耿尙二藩所屬各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三桂藩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萬有二千丁口計數萬是爲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受朝廷恩禮亦最侈破流賊定陝定川定滇取永明王于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計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設一佐領積五十佐領轄以左

右都統設前後左右援剿四鎮分十營每營兵千有二百以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胡國柱等爲都統以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爲總兵方其人滇之始羽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除召還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萬之二三桂謂邊疆未靖兵力難減于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輓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紕則連章入告旣贏不復請稽核天下

財賦半耗于三藩御史郝浴楊素蘊慶陽知府傅宏烈
先後奏劾其不法而 朝廷固懷之以德晉封親王
子尚公主及康熙六年三桂始以目疾疏辭總管罷其
除吏之權而兵餉尙不貲又自以功高 朝廷終不
奪我滇益固根蒂爲不可拔踞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
府增崇侈麗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爲藩莊通使達賴
刺麻奏互市茶馬于北勝州于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
藏入滇者歲千萬匹假潛渠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榷鹽
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重斂土司金幣厚自封
殖散財結士人人得其死力專制滇中十餘年日練士

馬利器械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
爲額駙朝政纖悉旦夕飛報詭稱蒙古侵掠麗江中甸
地及調兵往又稱寇遁挾邊防以自重而尙可喜老病
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以酗虐橫于粵耿精忠以稅斂暴
于閩皆爲三方患方是時 聖祖親政數載春秋日
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而尙可喜適有歸
老遼東畱子鎮粵之請蓋受制于其子之信不得已用
其客金光計冀見 上得自陳時十二年三月也部
議遂令其盡徹藩兵回籍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不自安
亦于是年七月疏請徹兵以探 朝旨 上敕廷

臣議皆主勿徙。惟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等力請徙藩。

兩議。上念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又三桂

子精忠諸弟皆宿衛京師，諒無能為變。特允其請，徙藩山海關外。時三桂冀

朝廷慰留，如明沐英世守雲南故事，及命下愕然，即與其黨聚謀。陰勒士馬，禁遏郵傳，惟許入不許出。三桂使密召其子應熊于京師，應熊素謹，愿思保富貴，知其父異志，日夜涕泣不肯行。其尚主所生子三人亦留不遣。使者乃取其庶子世璠歸滇。三桂諒中朝諸將無足當己者，惟難于舉兵之名，欲立明後，以號召天下。

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始舉事。復恐日久謀泄，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執按察使以下之不屈者，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為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貴州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賊。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欲拒守，而督標兵皆不為用。疾馳至鎮遠，為賊黨所遮，死之。有郎中黨務禮薩穆哈在黔督理移藩舟馬，疾馳十二日至闕，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諸臣之建議徹藩者。上不許，惟馳

詔止閩粵兩藩勿徹先遣都統巴爾布等率滿洲精騎數千由荊州守常德

命都統珠滿以兵數千

由武昌赴守岳州

命都督尼雅翰赫業席布根特

穆占修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調遣削吳三桂官爵宣示中外下其子應熊及家屬于獄

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

大將軍統師至荊州又以滇蜀接壤

命西安將軍

瓦爾喀率騎兵赴蜀而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軍事三桂亦遣其將王屏藩犯四川馬寶等出貴州湖南除夕陷沅州明年正月賊將龔應麟夏國相張國柱等軍至

湖南提督桑額自澧州走夷陵巡撫盧震奔長沙奔

巴爾布碩岱珠滿等兵于二月初旬至荊州武昌畏賊勢盛不敢進于是常德長沙岳澧衡二三月間先後陷賊且散布偽劄四出誘煽襄陽總兵楊嘉來以襄陽應賊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馬雄以桂林應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以四川應賊福建耿精忠聞之亦同時反數月而六省皆陷三桂以疏付朝使哲爾肯等還奏而親赴常澧督戰驅土司苗猱助軍鋒伐黔楚山木造樓船巨艦鑄滇銅爲錢文曰利用轉川湖之粟以餉軍廣餌賊黨號召天下賊將吳應麒

踞岳州于城外濬濠三重設陷坑鹿角以拒步騎於洞庭
峽口攢立梢椿以拒舟艦而澧州石首華容松滋皆布重
兵爲犄角我兵雲集荆襄武昌宜昌諸郡無敢渡江攫其
鋒者西藏達賴刺麻奏言三桂若窮感乞降可宥其一死
倘竟鴟張不若裂土罷兵蓋三桂遣使諷達賴代已請冀
免其子孫之誅欲如尉佗自帝一方 上嚴斥不許 詔
賜三桂子吳應熊及其長孫死 命西洋人南懷仁多製
輕便火礮俾越山渡水以利行軍之用三桂以荆楚大兵
扼其前乃使其將分道一由長沙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
江西之賊入袁州陷萍鄉安福上高與耿逆之兵合陷三

十餘城

上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順

承郡王分討岳州之賊

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

寇大將軍出江西又以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
師鎮江南以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攻
蜀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
軍由浙討閩孫延齡則 命尙可喜及總督金光祖
由粵東進兵討之且 諭岳樂以湖南一隅四方羣
寇所觀望今荆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難驟進宜由
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荆州大兵即可乘
機進攻指揮甫定而是冬陝西有王輔臣之變初西安

將軍瓦爾喀等兵已克復漢中進抵保寧會是秋賊將王屏藩復出兵斷我餉運劫糧艘于略陽截陸運于棧道于是保寧之師退至廣元缺餉兩月總兵王懷忠標兵四千潰散提督王輔臣陰生異志遂唆其衆二千謀餉攻莫洛于寧羌戍之降附于三桂先是上命莫洛統綠營步兵先行而貝子洞鄂率滿騎繼進洞鄂遲延繞道致經略孤軍遇變及王輔臣所部兵逃散過半輔臣僅偕數百人走秦州洞鄂復不躡擊而徑回西安致輔臣得據平涼而漢中復陷于賊三桂聞之急給輔臣犒師銀二十萬又令蜀將王屏藩吳之茂由漢中出

隴西援應徧布偽劄所在響應土寇羌番蠶起時荊州夷陵赴援之兵及保寧引回之兵盡集西安詔分千人赴守蘭州千人赴守延安洞鄂及總督哈占皆畱兵西安不遣于是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花馬池相繼失輔臣自踞平涼使其黨分據各郡隴右皆陷于賊惟甘肅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斬使繳劄故河西及陝西未全陷洞鄂督諸將復秦州進攻平涼張勇遣諸將復蘭延鞏諸郡自守鞏昌秦州以隔蜀賊隴賊相通之路詔以張勇爲靖逆將軍便宜行軍命輔臣子賁敕

招撫輔臣雖具疏謝罪而負嵎抗拒與洞鄂軍相持一年不下又旁煽寧夏與安兵同叛命天津總兵趙良棟自京疾馳赴寧夏又有蒙古察哈爾等部拒命之變時京師禁旅已無可遣乃發滿州家丁數萬命大學士圖海討蒙古半載平之十五年復以圖海爲定遠大將軍往莅西師貝子洞鄂以下咸受節制三桂方遣王屏藩譚洪吳之茂三路分犯秦隴欲與平涼賊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北奪其虎山墩斷賊餉道俯瞰城中以礮攻之輔臣懼遂率僞巡撫總兵等降王屏藩吳之茂屢爲張勇王進寶所敗遁還漢中固原慶陽諸郡

皆復

詔圖海畱陝而征南將軍穆占率滿兵及平

涼降兵移征湖南又以棧道運餉不易

敕諸將暫

緩進蜀但守險要分賊勢令大兵得專力湖南此十四五年西路之形勢也初三桂以王輔臣之變欲出秦蜀入犯親至松滋布賊船于虎渡口上游截荆岳大兵咽喉揚言將決荊州夾隄灌城潛分岳州賊衆踞夷陵東北之鎮荆山糾王會揚來嘉洪福掠穀城鄖陽均州南漳欲以通興安漢中之賊會是冬王輔臣反正圖海張勇四守要害安親王岳樂率兵復建昌廣信饒州上命岳樂趨長沙而簡親王喇布移軍江西是時三桂

以兵七萬據岳州澧州諸水口以拒荊州江北之師以
 兵七萬據長沙萍鄉醴陵以拒江西之師安親王乘三
 桂西上時由袁州攻賊使奇兵由間道襲破其城遂由
 醴陵攻萍鄉斬賊萬餘夏國相棄城走遂進攻長沙湖
 南震動三桂既不得志于秦聞長沙急乃由松滋回軍
 自將援長沙屯隔江嶽麓山使胡國柱守城中馬寶王
 緒營城外掘重濠布鐵蒺藜列象陣盡調夷陵南漳諸
 賊合力拒守 上以賊并兵守長沙其湖口各路守
 備必虛 命荆岳兵渡江急進于是勒爾錦敗賊于
 公安之虎渡口 虎渡口澧水入江處也 使察尼敗賊于澧州之太

平街尚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君山獲賊舟五十艘時賊
 下游兵少望風潰遁苟官兵長驅則澧州常德湘陰迎
 刃立解可以夾攻長沙而諸軍遷延不進又不力扼虎
 渡口致松滋上游賊舟救至勒爾錦即奔太平街不守
 藉稱暑溽引還荊州尚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江湖
 之險復為賊據三桂復使賊將高大節等 方略作高大節庭問錄作
 捷 高得 出醴陵萍鄉陷吉安以斷安親王軍後路簡親王
 頓兵南昌不援屢 詔趣之始赴軍高大節驍果善
 戰所將選鋒四千以少擊衆我師輒挫嘗以百騎奔我
 軍于大覺寺輒斬將搴旗又以少兵奔大軍于螺子山

聖武記 卷二

簡親王將軍希爾根皆倉卒奔營走賊入壘縱飲飽掠而歸會賊將韓大任構之胡國柱大節怏怏死大任不敢出戰吉安遂爲我師所圍十六年春吉安糧且盡三桂遣馬寶王緒以兵九千來援大任疑不之信寶師至阻水城中寂然無一礮相應亦疑不敢進乃引還湖南喇布遣兵二萬追擊爲賊連敗夏四月城中賊宵遁皆步行渡河我師聞其鼓礮以爲劫營尙驚擾達旦不敢追擊于是大任復合土寇踞寧都樂安間乃詔江西綠旗兵聽總督董衛國調遣會閩粵王師數路告捷耿精忠尙之信先後反正大任走降于福建江西略定

三桂乃使胡國柱馬寶攻尙之信于韶使吳世琮攻孫延齡于桂林以圖兩粵其地皆與湖南相唇齒故賊急自救且圖牽制上命諸將專力湖南十七年安親

王復瀏陽復平江又招降僞水師將軍林興珠于湘潭而將軍穆占亦以陝西荊州精兵至拔永興茶陵攸縣鄱縣安仁興寧郴州宜章臨武藍山嘉禾桂陽桂東十二城俱復詔簡親王進守茶陵時三桂年六十有七矣失陝西閩粵三大援至是又失江西大兵雲集湘湖間疆宇日蹙且軍興調發財用耗竭川湖賦稅不足供兵餉恐四方見輕情竭勢絀乃思竊帝號自娛其下

亦爭勸進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築壇南嶽之麓以十七年三月朔郊天卽位改元昭武改衡州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厯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構蘆舍萬間爲朝房適大風雨潦草成禮而罷初十四年關陝之變四方騷動

上欲親征駐荊州就近調度議政王大臣以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譎言奸宄竊發固請止行至是

上慨諸軍曠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王大臣復以賊勢日蹙無勞遠出爲請

上未決會賊召回馬寶王緒胡國柱等悉銳偪永興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

百餘里賊所必爭我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相繼戰歿河外營壘爲賊據前鋒統領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環攻晝夜不息簡親王屯茶陵不敢救穆占郴州遣兵來援亦不敢進城壞于礮囊土補之且築且戰凡二十日瀕危者數矣八月二十一日忽拔營去則三桂已死諸賊皆召赴衡州是月諸王

奏聞

上始

罷親征之議初三桂舉兵諸將或言宜疾行渡江全師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長淮絕南北運道或言宜出巴蜀據關中塞穀函自固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萬全不肯奔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卽下令諸將毋得過江以爲

事縱不成可畫長江而國故用兵數載未嘗長驅東北及大兵四合境蹙身死諸賊聚謀不知所出夏國貴復倡奔滇之議謂爲今日計有進死無退生宜舍湖南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一陸軍出荆襄合蜀賊直趨河南一水軍下武昌掠舟艦順撼江左諸賊俱重奔滇馬寶首梗議蓋賊知是時南北俱已戒嚴大兵鼓行隨其前後縱冒死衝突無能爲也十月逆孫世璠自滇至衡始發喪僭號改元洪化迎喪還滇十八年正月大兵復岳州時貝勒尙善已歿以察尼赴岳代統其軍而貝勒鄂鼐統舟師初岳州恃湖爲險賊糧皆取給于湘陰常德而

我舟師僅營于君山賊舟來往自如冬令水涸我樓船不能入而賊小舟得出沒湖中至是水師烏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皆造成共配兵三萬降將林興珠獻策請以其半泊君山截常德之道以其半泊扁山香爐峽布袋口諸處并沿九貴山立陸營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冬令水涸則決新堤灌水通舟水陸綿亘百里賊援兵不敢進吳應麒使其黨駕巨艦二百乘風犯柳林我水師掉輕舟飛越賊船礮毀其半又敗其衆五千于陸石口餉運不繼我軍又縱反間離其黨吳應麒以疑殺數將于是僞總兵三人以舟師降城中賊潰圍走常德

遂復岳州岳州既復諸賊震恐勒爾錦亦率師自荊州渡江夷陵澧州之賊皆以舟師降常德長沙賊將皆棄城焚掠遁安親王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穆占追敗國貴于永州時湖南上游惟辰州之辰龍關與武岡之楓木嶺爲入黔要路皆天險吳國貴馬寶踞武岡胡國柱等踞辰州安親王至武岡攻賊於楓木嶺廣西巡撫傅宏烈由後路斷其餉道而大軍奮擊其前礮殪吳國貴賊潰遁遣彰泰追敗之遂復武岡貝勒蔡尼攻辰龍關徑狹箐密僅容一騎賊跨隘口立五營以拒官兵相持逾年始由間道襲破之遂克辰州沅州

胡國柱走貴陽是爲湖南入黔滇之師是年吳世琮亦敗死于廣西 命大將軍貝子賴塔由南寧進雲南連敗賊將何繼祖衆二萬于安籠所于黃草壩安籠所有石門坎天險賊奪于先聲忽一夕自相格殺疑我師劫營天明潰遁我師乘之禽馘無算是爲由粵入滇之師圖海孫思克皆密奏暫緩進漢中 上不許而提督趙良棟王進寶皆自任取蜀十八年十月亦兩路出師初漢中賊全仰四川兵餉自三桂死後賊謀日亂漢中餉援不繼于是進寶復鳳縣武關王屏藩力不支弃漢中走保寧我兵三路趨之十九年正月敗賊二萬于

城外錦屏山奪橋而進王屏藩自縊死生禽吳之茂等乘勝復順慶而趙良棟由略陽進克陽平關渡白水江復龍安浮渡明月江亦以是月克成都降其偽將軍以下文武百餘又敗胡國柱于建昌而圖海亦復興安將軍佛尼勒等復永寧復馬湖湖廣提督徐治都敗楊來嘉于巫山復夔州復重慶四川盡復會是秋降賊譚洪等復叛乃詔王進寶留鎮四川而趙良棟以勇略將軍兼雲貴總督統川師進擣是爲由蜀入滇之師十年三月詔安親王岳樂久勞于外殲克強寇令先率大兵之半凱旋其蒙古寧古塔烏拉之兵全返

上親勞岳樂于蘆溝橋如順治中勞信郡王之例以

貝子彰泰代爲定遠平寇大將軍進取雲貴又以雲貴山地皆綠營步兵居前滿騎繼後特命總督蔡毓

榮爲綏遠將軍節制漢兵先進時勒爾錦奉命取

重慶中道徑返荊州上疏自劾召回京師詔

曰當吳逆初叛時卽選滿漢精兵命順承郡

王勒爾錦統之進討三月至荊州不乘賊遠來馬疲守備未固之時渡江扼險挫其鋒銳俾賊得以其暇據湖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力致耿精忠孫延齡楊來嘉等相繼變亂老師數載無尺寸功惟安坐荊州

索督撫司道餽送其貝勒尙善察尼鄂爾等攻岳州奉命以舟師斷賊餉道動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爲詞迨長沙大兵已進尙不乘機夾攻又簡親王喇布逗留于江右貝子洞鄂失機于陝西若非朕運籌決策力飭水師取岳州飭岳樂江西軍進攻長沙飭圖海陝西軍速復平涼則彊宇幾不可問老師糜餉誤國病民情罪重大在他人尙不可原况王貝勒等國家同休戚之人乎其令議政王大臣等舉我太祖太宗軍法嚴行議罪于是皆削爵籍產拘禁有差并將遲延逗留失陷岳州之都統珠滿失陷鎮荆山之貝子準達失

陷太平街之前鋒統領伊勒都齊賊遁空營節奏克復之都統巴爾布岳州飢賊潰圍步遁不能邀截之輔國公溫齊調援永興數月不赴之額駙將軍華善屢次敗遁縱兵騷擾詐病回京之將軍覺羅舒恕以及左都御史多諾兵部侍郎勒布等奉命總理荊州大兵糧餉擅遁回京阿範參贊江西軍務副都統綽克托隨征廣東托病回京回江寧皆罪之又詔曰軍興數載供億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條奏凡裁節浮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滿

洲蒙古漢軍久勞于外械朽馬斃借貸買補朕深悉其苦其迅奏膚功凱旋之日所有借貸無論數百萬俱令戶部發帑代還朕不食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于是我軍士奮馬騰十月湖南大軍自平越趨貴陽吳世璠偕應麒奔雲南降其文武偽官二百餘十一月復遵義安順石阡都勻思南等府使提督桑格據盤江之險賊已焚鐵索橋而遁乃令土司龍氏沙氏結浮橋以濟師降偽將軍李本深二十年正月賊將夏國相高起隆王會等擁衆二萬屯平遠西南山又分兵萬餘據盤江西坡坡天險斜徑螺旋而上賊以象迎戰我軍迫險見象

卽驚潰蔡毓榮以紅旗督戰衆奔不能止死傷山積逾二日毓榮整隊復進賊不能支棄險西走貴州盡復大將軍貝子賴塔自廣西進滇亦屢敗賊與楚師會于曲靖分隊前進二月抵雲南世璠使郭壯圖率步騎數萬列象陣迎戰三十里外我貝子彰泰軍其左賴塔軍其右自卯至午賊五却五進殊死戰象忽反踐其軍于金汁河我勁騎左右衝之始大却進偏之城東歸化寺禽斬殆盡自歸化寺列營亘碧雞關爲長圍數十里賊盡移諸將家口于五華山宮城分門守禦誓必死數月臨安永順姚安大理諸路僞總兵相繼降先是賊遣胡國

柱夏國相馬寶等犯蜀陷瀘敘建昌永寧馬湖諸府又
喉降將馬承蔭再叛于柳州譚洪彭時亨等再叛于川
東以分我兵力至是省城危急盡調川賊回救趙良棟
率諸將分路躡擊或死或潰降無一援兵得至滇城者
世璠復割地乞師于西藏達賴刺麻其書亦爲我軍所
得九月趙良棟之師自蜀至滇初長圍距城遠賊負固
抗拒數月不下良棟連踰三濠奪三橋直薄其城諸軍
從之皆薄城下圍之數重又于昆明池內橫筏施樓櫓
以斷接濟十月城中食盡援絕守南門賊內應啟門納
師世璠及郭壯圖皆自殺俘僞大學士方光琛僞將軍

夏國相馬寶等函世璠首獻關下析三桂骸骨頒示海

內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惟趙良棟嚴禁軍士并簿籍藩

產以獻雲貴川湖地悉平班師 詔戶部發帑代償

軍士積負共費五百六十萬金有奇大赦天下 詔

曰當滇逆初變時多謂徹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

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徹豈因三桂

背叛遂諉過于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

與天下休息

臣源曰恭讀平定三逆方略而知其戰勝于廟堂者數

端一則不蹈漢誅鼂錯之轍歸咎于首議徹藩之人二

則不從達賴刺麻裂土罷兵苟且息事之請力申天討
三則不寬王貝勒老師養寇之罪罰先行于親貴四則
諭綠旗諸將等以從古漢人叛亂止用漢兵剿平
豈有滿兵助戰故一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奮
于陝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奮于楚揚捷施琅姚啟聖
吳興祚奮于閩李之芳奮于浙傅宏烈奮于粵羣策羣
力敵愾同仇又任岳樂傅喇塔于宗室拔圖海穆占碩
岱于滿洲一時開國宿將已盡諸臣不必皆三桂敵卒
能翦蚩尤于涿鹿覆豨布于荆吳其時亂起多方所在
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

楚急則調安慶兵赴楚河南兵移安慶又調兵屯河南
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
兵屯太原以繼之閩警則調江寧江西兵赴閩浙調充
州兵赴江寧又調兵屯兗州以繼之使賊渠不得出湖
南一步各邊雖亂而江淮晏然得以轉輸財賦佐軍興
之急而賊惟以一隅敵天下餉匱財竭重斂勞怨遂臻
瓦解且羽書絡繹 命兵部于驛遞之外每四百里
置筆帖式撥什庫各一以速郵傳詰奸究防詐偽
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至荊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
日可至每日軍報三四百疏手批口諭發蹤指示洞的

中窾遵命者罔不摧敵違機者罔不鈍刃用能指麾臂
 使于數千里之外健行默運于八載一日之餘兵多而
 民不擾餉費而賦不增至矣哉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古
 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知覆蚩尤于涿鹿者
 軒皇非力牧也禽豨布于荆吳者高祖非絳灌也江漢
 常武績賴周宣鬼方三年克由殷武自古及今或以殷
 憂啟聖或以道謀潰成廟算不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
 前聞

實石灰埋要路賊騎突至皆陷且相累壓城起日
 七日棄京師餘黨二三日相繼焚九門樓遁而三
 桂始追至烏能豫先埋伏於去路乎陷馬坑之計
 間可於施守城守邊牆斷難過倉卒數十萬之通
 寇且王師兩敗流寇皆得順風之助而賊被逆風
 塵沙眯目火器反焚旆卷旗折故再敗塗地天之
 所助不可抗也至無名氏之四藩傳稱賊壻胡國
 柱以岳州降於我朝三桂死後旬月岳州方破守岳
 大呼氣壅而死考三桂死後旬月岳州方破守岳
 州者吳應麟非胡國柱二人又均未降且奉吳世
 璠戰守雲貴逾二載滇城破乃走死邊州至三藩
 中尚可喜最忠順乃傳中稱撤藩之役可喜有異
 志得使臣梁清標疏請留藩始息變又謂之何以
 與父謀殺金光以謝鄭氏皆誣罔無稽不知何以
 舛疏若是
 國初巡撫江南者土國寶朱國治提鎮松江者吳
 兆勝李成棟馬逢知皆以屠伯武夫桀驕民上旋
 踵誅夷皆不容於堯舜之世惟朱國治死於滇難
 然國治於江南錢糧之案羅織縉紳生監萬有二

千凡欠課一二錢者盡罹法網三桂反時雲南按察使知府以下抗節不屈者三桂皆拘禁不殺而奉使侍郎哲爾肯等且賁疏還朝乃獨首殺巡撫朱國治梟首徇衆未必非因其素失衆心殺之足以爲名也事後尙得與甘文焜范承謨並蒙贈卹俸矣哉馬逢知卽馬進忠改名也

康熙戡定三藩記下

方十三年春吳三桂踞湖南也同時耿精忠亦變於福建孫延齡亦變於廣西十五年尙之信亦變於廣東迨十六年福建兩廣先後反正而三桂亦漸蹙孫延齡本定南部曲舊列於四藩故其亂亦附三藩之末蓋相波瀾相首尾云耿精忠者仲明孫繼茂子也順治三年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尙可喜同定湖南旣而有德入廣西平南靖南同鎮廣東一府兩藩民瘁供億旋移靖南於福建備海寇時仲明已先卒子繼茂嗣康熙十年繼茂復卒子精忠嗣十二年平南

聖諭 卷二 三
徙藩議起七月精忠與三桂繼之及是冬三桂反

詔精忠仍留鎮明年三月亦反福州自言其祖仲明入山海關時與吳三桂有成約稱兵變服執總督范承謨幽之以藩屬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三人爲瓜牙移檄遠近遂陷全閩分三路出寇養性出東路寇浙之温台處白顯忠出西路寇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馬九玉出仙霞嶺中路寇浙之金華衢州并連嚴州徽州土寇沿海震動浙江總督李之芳聞變疾馳扼衢州分兵守常山要路 上命平南將軍貝子賴塔赴浙江定南將軍布爾根赴江西並 勅杭州鎮江水師

分防海口遣官賫勅赴閩招撫精忠留不遣答安親王岳樂書語多狂悖 上復使其弟耿聚忠賫敕往至

衢州拒不納 上乃命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軍赴浙進討是秋賊曾養性數萬窺衢州李之芳直薄賊壘手刀督陣親冒矢石麾衆越壕拔柵敗其衆乘勝復義烏湯溪壽昌又遣兵破賊於金華紹興分飭各路嚴守禦勿迎擊十一月賊數萬營衢城之西溝溪之芳乘夜突擣斬賊萬計賊奔寨遁十四年康親王誓師金華破曾養性徐昌朝等賊數萬於城外遣兵復處州而傅喇塔由土木嶺間道出茂平

嶺背破曾養性賊二十五營復黃巖曾養性走温州傳
喇塔轉戰至城外復大破之斬賊二萬養性墮馬浮水
逃入城濬濠增陴固守環溫皆水我軍不能陸攻久不
下衢州則馬九玉踞江山常山開化三縣連結數十寨
負山阻水與李之芳相持會十五年耿繼祚方再犯建
昌忽奔營宵遁 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內患乃

詔康親王傅貝子徹圖溫之師直取福建初精忠起事
卽誘潮州總兵劉進忠同叛使躡廣東又約海寇鄭經
掠潮惠圍海澄公黃芳渡於漳執續順公沈瑞於潮及
江西大兵赴援廣東精忠復益白顯忠兵使犯建昌撫

贛以阻援粵之師與鄭經進忠狼狽相倚至是精忠與
鄭經交惡經奪其漳泉汀邵諸府遂爲我軍所乘七月
親王貝子合軍赴衢州時九玉賊數萬屯衢河之九龍
山而分萬人營於大溪灘護輓運王貝子及李之芳議
先奪其餉道乃擊破大溪灘之賊復江山縣卽以中秋
夕遣兵涉河擣九玉營適遇其來襲之賊於江岸遽礮
卻之賊營踞高壘複椿密魚貫而出不能驟返礮薄諸
山下殲焉翼日乘勝火寨九玉僅以三十騎潰遁遂復
常山長驅入仙霞關是時安親王岳樂駐軍江西亦使
將軍希爾根擊敗白顯忠復建昌饒州使江寧將軍額

聖武記 卷二
楚擊走徽州土賊復廣信白顯忠聞大軍入閩聲言將趨建陽斷大軍之後李之芳遣間說降其二裨將顯忠勢孤亦降精忠既失兩路兵而臺灣海寇復乘虛偪其後閩地半入鄭氏大軍至延平望風瓦解精忠不知所爲乃遣其子顯祚詣軍前獻總統偽印先害范承謨以滅口而後出降請隨大軍剿海寇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歸順李之芳遣兵代剿江西玉山鉛山德興各賊先後禽斬并招撫土賊十餘萬十六年福建大軍逐鄭經回廈門盡復漳泉諸府劉進忠亦以潮州降福建略定是年貝子傅喇塔卒于軍以貝子拉哈達繼其任

初逆藩之變也國初宿將已盡惟安親王傅貝子曾從肅鄭二親王剿流賊于川楚習戰陣故兩軍最立功浙閩人尤德傅貝子之紀律及貝子卒後鄭經復連陷沿海郡邑乃召劉進忠及海澄公黃芳泰赴京巡撫吳興祚總督姚啟聖陸路提督楊捷水師提督萬正色分領綠營共王貝子軍且剿且撫事更棘於耿藩二十年康親王拉貝子始率禁旅還京師語詳戡定臺灣記尙之信可喜長子也康熙十年可喜年老請以子之信佐理軍事之信酗酒嗜殺既掌兵柄卽營別宅擅威福可喜不得出一令十二年夏可喜用其客金光計上書乞率

二佐領兵歸老遼東留子鎮粵冀得見 上自陳會
部議言藩鎮無乞休子襲之例應請全撤十五佐領兵
六千丁口二萬餘回籍實爲滇變所由起可喜終無二
志是冬執三桂使奏其逆書明年遣次子之孝討叛鎮
劉進忠于潮并請以之孝襲封 詔授之孝平南大
將軍而之信以討寇將軍協剿時叛者四起獨可喜一
心王室十四年晉封親王督撫以下咸受節制廣東土
賊蠢動可喜皆遣兵撲滅會進忠復結鄭錦掠潮惠祖
澤清叛高雷三桂使馬雄偪肇慶廣東十郡失其四可
喜東西受敵力不支且自陳臥病將不起急請江西大

兵赴援

詔將軍覺羅舒恕副都統莽依圖赴廣東

甫至而之信從逆受三桂招討大將軍僞號易幟改服
殺金光以兵守可喜府禁出入移檄郡縣使納款當是
時惠州有尙之孝之軍高州有金光祖舒恕之軍肇慶
有莽依圖之軍精銳不下二二萬足以合力制之信拒
楚賊而總督金光祖陰受三桂僞劄卽引所部兵五千
還肇慶阻舒恕及莽依圖兩軍勿剿賊并趣其引退於
是藩屬總兵孫楷宗水師副將趙天元謝厥扶皆叛尙
之孝勢孤不得不解兵柄還廣州之信遂大猖獗以礮
擊舒恕軍於廣州舒恕走還贛莽依圖亦自肇慶走還

而光祖及巡撫佟養鉅并降於三桂十五年春可喜發憤死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其出師索其助餉又遣偽總督董重民代金光祖偽巡撫馮甦代佟養鉅分守衝要光祖之信皆復悔密通款於江西大軍十六年夏六月峻舊督標兵謀餉執偽總督董重民於肇慶率軍民薙髮反正七月三桂遣馬寶胡國柱出韶州攻之會江西大軍已復吉安南安將軍莽依圖等遂復踰嶺援韶州韶居五嶺脊爲江西廣東咽喉賊志在必得莽依圖於城北敵衝厚增土墻夜則縋卒出城浚濠通水并遣一軍據廣州餉道自七月至九月賊攻城不拔乃據

河西斷我水運又列營蓮花峰俯瞰發礮女墻盡壞我兵退保土城固守會江寧將軍額楚援至與城中兵夾擊督標兵亦橫衝其陣賊大潰乘夜追斬無算河西賊亦遁餉運遂通十月追擊於樂昌之風門澳三路仰攻而徭兵間道襲其後斬賊二千於是叛鎮佟國卿以瓊州降祖澤清以高雷廉三州降并執送偽水師將軍謝厥扶廣東亦略定孫延齡者定南王孔有德之壻也順治初有德殉難廣西無子惟一女名四貞詔養之官中視郡主食俸長適延齡康熙五年鎮守廣西轄定南藩部十二年與部下都統王永年等互訐奏命

大臣往勸延齡應坐罷免議是冬吳三桂反 上以
廣西隣貴州特授延齡撫蠻將軍與巡撫提督守禦延
齡既與所部都統不相能三桂以逆書誘之十二年二
月延齡遂殺王永年等執巡撫馬雄鎮害之降於三桂
未幾提督馬雄亦從逆於柳州廣西全陷延齡招致土
寇參以舊軍分設五鎮每鎮兵二千騷掠遠近有傅宏
烈者舊爲慶陽知府當三桂未叛時許其不軌事於朝
坐誣謫戍蒼梧及是欲集兵圖恢復思假其事權佯受
三桂信勝將軍之職入思州泗城廣南富川諸土司及
交趾界聯絡義勇得五千人遂移檄討賊從尙可喜軍

規復肇慶通款於贛大爲三桂所忌使馬雄害其家百
口於柳州然不能害宏烈宏烈以大義利害說延齡延
齡與妻四貞謀約宏烈往迓大軍至卽反正十六年宏
烈迓大軍於韶謂王師但進廣東爲聲援則廣西一面
宏烈可獨當之但當假以虛銜并頒給各土司印以便
號召 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俾增募
義兵便宜行事 命額楚守韶而莽依圖以兵八千
赴宏烈於廣西又 命尙之信分藩兵三千助之尙
之信不遣兵又不爲莽依圖具舟艦師久不集而馬雄
方與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遂獨領所部兵萬餘乘

機先進克梧克潯下鬱林所向克捷惟新兵皆無馬無大礮屢借於尙之信不應十七年二月莽依圖軍至乃進圍平樂距桂林百餘里則桂林已爲吳世琮馬寶所陷孫延齡被害賊水陸數萬來援平樂與我軍夾江而營賊渡江先犯綠營兵潰滿營隔漲潦不能救賊據河扼餉道莽依圖軍復退梧州旋就餉德慶所復郡邑皆陷于賊祖澤清復叛于高州粵東亦震

詔尙之信

討祖澤清并選藩兵萬人及潮州標兵六千付福建都統馬九玉赴援廣西又

詔將軍舒恕自贛州額楚

自肇慶兼程進皆未至宏烈孤軍踞梧十月賊數萬渡

左江來攻宏烈戰于賀戰于藤皆不利賊水陸三路偏梧時三桂已死尙之信軍始赴援十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合諸軍分布水陸乘賊犯城時三面夾擊賊大敗走遂長驅復桂林而賊復圍馬承蔭于南寧承蔭馬雄子也雄死後以南寧降至是賊圍攻數月幾陷莽依圖等倍道援之賊悉銳依山列鹿角拒戰莽依圖使額楚引前鋒兵衝之自與舒恕麾大軍進預伏兵山後截其走路禽斬殆盡吳世琮負重傷僅以數十騎遁南寧圍解廣西盡復宏烈請率所部兵隨莽依圖進取雲南

上壯其志許之

命簡親王喇布代守桂林而承

蔭所部降兵皆桀悍十九年承蔭請以七千人分設七營部議止許五營于是降兵復變給宏烈登舟赴柳城而襲破其營執送貴陽吳世璠誘降宏烈罵賊死莽依圖再赴討以勁弩射其象陣象反奔賊陣亂鐵騎乘之遂大敗簡親王與總督金光祖軍亦分路敗賊俘承蔭至京伏誅蓋自延齡死後又三載而廣西始定初尙之信之降也仍懷兩端詔趣其援宜章援韶援梧援永興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遣旋遁回廣州踞巢穴巡撫傅宏烈金雋先後劾其不法至是復爲護衛張士選張永祥都統王國棟首告上命將軍賴塔以

時京城有奸民楊起隆之變畿輔有河北鎮總兵蔡祿之變蒙古有叛藩布爾尼之變餘霾漂潦幻氣遊魂無足述者康熙年諭曰邊疆提鎮將軍久握兵權常來朝覲則心生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輩皆以久

不朝覲遂生驕妄前者廣西將軍馬承蔭跪受 敕旨其下驚曰我將軍亦跪人耶此兵權不可久握之明驗云自三逆平定後盡籍藩產入官充軍餉除其苛稅與民休息其藩兵盡撤回京師而福州廣州荊州各設八旗駐防迄今爲定制

臣源曰賈誼有言假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令樊鄴絳灌各擁數十城而王雖今已殘亡可也漢晉元明大樹宗藩則有七國八王海都哈丹燕寧之變况異姓哉以 龍飛定鼎之初 乾德當

陽之日加以定南之烈平南之忠靖南兩世之勛舊專

制一方而子孫甥戚爭趨夷滅封建其可行于後世哉昔三代之盛有朝覲述職慶讓之典有世子入學齒胄之教有賜斧鉞始專征之制猶尙不能繼世象賢削貶迭見矧黃口綺袴喜人怒獸功無橫草生卽分茅縱無曲沃尾大之叛猶將有毒黔首耗左藏之患然則後世果遂無封建乎曰施諸邊外其戎索之士司酋長乎施諸內地其漢之關內侯唐宋之開國五等不食實封乎然唐不封建矣而藩鎮世擅兵權則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宋并去藩鎮矣而外夷無策控馭則去藩鎮之害而亦不收藩鎮之利我 朝自平定四藩以後

不復以兵權土地世子臣下凡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有俸有莊田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二十六等世襲有差次則關內侯之封建也內外蒙古各汗王各君其部子其民世世保塞為臣僕則古戎索君長之封建也內地則雖雲貴川廣世襲土司至雍正皆剝削無遺焉雖各省提鎮駐防將軍掌兵柄而不擅財賦與文臣互牽制焉于封建有其名無其實于藩鎮收其利去其害損益百王二千年之法至是而大定然亦自剝除四藩深維幹支之誼而後定故知天人之合發也非一朝聖王之制作也

非一時

閩中紀略 許旭撰

范耿至親也先是耿王之祖歸順遼左以至受封為王俱范文肅公文程力也時文肅為內院枋國與耿交誼最厚誓為婚姻迨今襲王已第三輩矣而今制府乃文肅之子其姪又耿王之妹婿故凡書函往來耿稱晚生范稱春生無相間也制府在杭久念王爵已尊同封疆因遜謝再四自後耿稱侍生范稱弟亦無間也舊例各省督撫移交與平西定南靖南俱平銜封外而止書某官姓公文遞至某王軍前開拆來文亦如之一日耿王公文至浙傳鼓投進官封已變常式面上大書年月黑簽某日旁寫右照會浙江巡撫背刷靖南王封四大字制府愕然及啟私函則耿王仍稱晚生札中云新奉則例王移文至督撫與改照會范公答東仍改書春生而晚生帖竟不疊書面授來使而不用印信函封以後來往悉然嫌隙始于此矣范公在杭時無一日不為地方興利除害晝夜不肯逸蒞任四年幼貪吏除苛政踏勘荒田蠲免災傷錢糧然

聖代記

卷二

完

猶以鄭氏不賓欲統閩廣江浙之師起而滅之屬余起
 草次日呈上制府善之然謂其旨未暢遂袖而入閉閣
 一晝夜始出則已洋洋二千餘言首事勢次糧餉次兵
 將次閒課次外國聚米畫沙了如指掌又次日酌定繕
 疏付舍人賚入都而其副寄歸家公兄固山及公弟
 刑部舍人俱駭曰此本所關甚大邊徼至重何可輕言
 遂寢然漸漸上聞朝廷雖不見此
 疏而心嘉其忠聞督之任所由來也
 靖南在閩好飲酒喜結納閩中人率出入府中藩下左
 右倚勢腹民久成積威之漸督撫不問范公廉威
 素著命下之日百姓歡呼嗾府慮其病已也遣使
 至杭云范公來督七日計車馬所需犒軍所費非數萬
 不可無勞籌畫王謹儲蓄以待公笑曰
 我豈以此累王帑哉盡卻之王益感然
 閩中舊例督撫見王正坐督撫東西侍坐又督撫到
 任王不出迎謁見後送不至級范公抵福州日王郊迎
 十里設酒洗塵到任後先遣子弟造賀制府隨即謁
 王成賓主禮歡好特甚臨別制府攜手道故行一二
 武至級范公伴若忘之者又攜手同下三級始歸然曰
 口王何謙光至此始分手而別以後相送遂為常例

閩中錢糧徵索已盡兵餉告匱刻不可支福州缺餉三
 月章泉各府缺餉以待因前而劉總督得以安然卸去
 侍即將至忍飢力措處俸發到任後各餉而先缺之額
 及范公蒞閩竭力使告急于浙預振十三年解閩額
 竟無從給因遣使告急于浙預振十三年解閩額
 餉六十萬以濟然習尚屬畫餅閩事敗壞可知
 范公或水或陸必載帳房一行夜宿草間不居館驛
 飛騎校廝養夫役千餘每行一露宿帳房星列漏下
 頃刻而具竟夜不斗簫然邀諸客帳中痛飲未明已
 刻猶命小奚按夜不斗簫然邀諸客帳中痛飲未明已
 馬行十里比之詢公運甓不是一過也余辛亥冬初至浙
 幕見中丞臥榻之側小牌上書時事數則一蘇王
 宜撤一旗下一宜終三年之喪一逃人宜寬連坐一
 賦徵宜減一半告子曰此當今所亟吾恨不得枋國如
 先君時便一措行余甚躉其言獨丑王之春遂以總督
 為必無此事豈知宸眷日篤而君臣密語左右皆
 不聞未幾旋下終喪蘇松六郡蠲賦俱奉特旨而
 三王之撤亦竟不由制府贊決及仗鉞南來靖南疑有密
 之謀而未必不由制府贊決及仗鉞南來靖南疑有密

初處分旁徨中夜每每哀甲而寢然制府實無心防藩
 變惟日以海事為念忽有人獻戚繼光閩中禦倭事蹟
 約五十餘葉制府喜曰此真今日平海要策也遂以此
 書授余曰海洋形勢攻守機宜盡在是矣特文詞質古
 且山礁海汛地名不一子盍為我丹黃而鈎貫之余受
 而卒讀見其經略之法全在外洋大海中間分設五寨
 每寨千人五寨之間又設五游每游七百人中平時以某
 寨之兵統領某游某日以某游之兵哨至某寨倭犯某
 寨則以某寨守禦而以某游之兵應之倭躡某游則以
 某寨及別游之兵夾應之其最妙之法全在視風色倭
 犯某處則某寨先占上風以擊之倭犯某處則某游繞
 出其背以擊之船在上風利於取勝波濤千里如常山
 之蛇首尾互應南至粵界北至浙界逐日分巡逐汛始
 哨法至詳密余驚歎不已聞釋十日夜而朱黃鈎貫始
 就制府覽竟大喜曰此書之來其天贊我成事乎時請
 南奉撤左右翼之兵計七千人業經歸屬總督而總督
 額兵又有三千制府即欲用此萬人以充五寨五游之
 額無容添設一兵無容加增一餉簡練演即可以備
 折衝之用况一兵無容加增一餉簡練演即可以備
 一人敢掣其肘勢誠可為甲寅正月初九日而有雲南

之事靖南免撤兩翼之兵
 仍歸靖王而事不可為矣
 范公虛心諮訪利弊到任之後條陳事宜不下數十人
 閩中魚鹽之利為天下最窮困小民謀生無路間有冒
 片板不許下海不惟地方窮困小民謀生無路間有冒
 險求獲覓食于刀鋸之下者沿邊兵將往往以此解功
 先是都察院多諾請弛海禁部覆出令小民于近港駕
 後捕魚雖奉諭旨然從無一人敢採捕者范公曰
 海禁已寬爾輩何不入海謀衣食邪敢採捕者范公曰
 港者但非外洋耳出海數百里皆近港也提督王進功
 力爭不可公曉諭再三自此海
 禁遂撤會城之內海滿街
 曩者朝廷差滿洲大人閱視海疆恐沿海百姓相
 通海上遂為清野之計凡沿海二三百里棄為甌脫荒
 畜牧焚廬舍百姓盡徙入內地築臺寨為界有過此者
 命為透越立斬不赦百姓搖手犯禁范公到日訟言曰
 拒敵者當守藩籬今守堂奧非計也我方志平海外何
 以示怯于敵移文提督盡撤之自此透越之罪始免而
 臺寨亦漸
 議撤矣

靖南告報移家人口約計十三萬五千隨經核減去虛
 冒一萬四千范公又與耿王商酌內有原籍閩人不願
 北遷者留下萬人總計十一萬有奇業經造冊具題其
 裝載船隻過嶺兜輪以及擡扛夫役需至四五萬不
 惟一時地方無措而所過中伙歇店亦無寬地可容議
 分作六運一應船兜夫役更番起送每運用清流船五
 千隻每船載三四百人約及二萬人由福州下船至浦城
 登岸上下行李往返時日每運約計一月自十三年三
 月十五日行起至八月十五日每運始完已經報部後
 因藩眾料理不及又改于四月十五日每運始完已經報部後
 五日告竣范公自到任以後無日不咨報鄰省撥行各
 屬酌處水陸之費公咨之外復有私函雖不致訟言微
 寓陰雨之慮先得川湖蔡總督咨移平西藩旅春初啟
 行書夜籌畫計三藩之眾會集當在儀揚之間地方必
 有變動方總總然重慮于此忽于卜三年正月十一日
 聞雲南作亂靖南王相應固守地方不必搬家而兵部
 隨有密札咨總督亦僅此三語始知平西已起兵滇中
 愛大人出京時在臘月二十四日復有一大人至賚
 移家之事遂止十三日京中復有一大人至賚

賜靖南王內云靖南王既經固守地方其兩翼官兵仍
 歸靖南王管理兵部隨有密札咨總督亦僅此三語夫
 日范公即命兩翼總兵曾養性江元勳賞領官兵文籍
 交送耿王王不受次日范公親往交送王仍不受范公
 日我奉兵部密咨理無不交而王既奉手詔亦斷
 無不受之理耿王嘿然始領其眾又三日京中復有
 御前侍衛二員至倉皇迎接乃耿王弟家書一封
 國恩深厚勉力忠孝等語王心益疑耿王自十三日奉
 有別詔以後闔府披甲三日王亦疑甲疑京差兩至或
 夕制府大啟筵宴幕客畢集張燈試伎夜逾半忽傳耿
 王披甲行城中斫死百姓
 二人急傳令覆掩遂罷酒
 自十五日至二十日王與總督猜嫌益甚闔城人無不
 料其相并制府出示安民謂
 南王免撤今方同心共事爾民毋得驚疑王府出示亦
 如之耿王府中疑范總督每事相違且受
 春必有不測之事屢使人雜在匠役
 中密來覘跡見無舉動變始息

朝廷遣使撤藩雲南差學士傅達禮侍郎折爾肯閩中
 差吏部侍郎陳一炳陳即制府之中表兄弟也先是愛
 大人至閩口述雲南兩使臣已為吳王所殺未一炳始不
 狀愛大人十一日與制府不相見者六日制府勢不得歎
 自安二時王與制府便作亂之事適其周夫人病歎
 外饑別時王頃刻間以單騎往探之不過一人相隨一
 知變生肘腋頃刻間以單騎往探之不過一人相隨一
 乃以舊戚情往探問以衛甚眾一搢之後移牀遠容顏
 人持帖靖南始延入呵衛甚眾一搢之後移牀遠容顏
 色真變日問道爾幾日算計我我不懼也制府從容談
 笑自若靖南遂同出郭送陳侍郎各歸府會城舊例酌
 馬上歸次日遂期五日咨會督撫出曉諭居使無
 王洗礮則必先期五日咨會督撫出曉諭居使無
 驚恐忽則耿王天未明礮聲轟天而起制府疑有變差人
 偵問則耿王天未明礮聲轟天而起制府疑有變差人
 決舊例耿王天未明礮聲轟天而起制府疑有變差人
 演視忽一耿王天未明礮聲轟天而起制府疑有變差人
 已下教場操演竟日自後或一更或半夜或晝或晚忽
 操忽止總督

福建省城周圍四十里總督衙門偏在西隅與王府
 去不及五里正如藏戈予在臥榻之側呼吸先死時王
 府額兵計有萬餘而旅下所畜養甚眾府中男子年十
 四歲悉給弓矢習騎射鳴劍之心已非一日總督標兵
 止有三千又多虛冒實按不過二千而已况土著之人
 悉與王府相通制府雖有駕馭之心空拳隻手焉能搏
 門思欲出巡在外北來則四百里而延平又二百里而
 建寧又三百里而浦城始達于浙中閒干餘里水則危
 灘逆流陸則縣崖鳥道無兵可恃欲退不能南去雖屬
 邊海死地然興泉漳三府尚海澄公與提督以及各
 鎮之兵制府意欲出離虎穴聯絡聲勢以俟靖藩舉動
 徐為圖之潛約各鎮于二月廿五日署歸家自後會于
 已登余以二月初二日日出署歸家自後會于興靖藩
 止不出直至三月初二日日出署歸家自後會于興靖藩
 耿藩每思盡忠于制府一曰密至求屏公舊門下也向
 提攜每思盡忠于制府一曰密至求屏公舊門下也向
 不靜請公告病去也制府曰我受命秉鉞而來事
 計利害乎越數日又密至制府曰我受命秉鉞而來事
 及于禍制府曰吾生又密至制府曰我受命秉鉞而來事
 一短刀淬其刃時置枕畔每宵分酒酣索至顧視長歎

聖武記

卷二

三

復慷慨浮大白不再言蓋自擬也聞督中軍王可就先
 為浙弁悍而虐茶毒一方百姓苦之制府撫浙時屢欲
 置之法以巡撫不與兵事囑浙提參核審究數番幸而
 獲免後升閩督中軍方欣兔脫不料制府又奉七閩之
 就實未命適隸麾下制府愛其驍勇輒言是人可用而可
 費制府未訪知也舊例總督到任每府出銀一萬兩為修署
 仍行餽送者該中軍網打五十可就大駭心畏不已然
 竊聞制府平海素志尚冀立功自効偶有人從海中來
 投可就就大圖畫洲島形勢地方虛實進兵機宜以獻制
 府可就大喜陰畜于家者半載視事後三日密陳其事
 制府召其與語平無奇麾去可就心益恐屬升左江
 總兵奉旨正陪俱來京陛見欽點其副
 而可就可就還舊職自此鬱鬱南歸甫至閩則耿王將造亂
 肘腋之下甘心叛公矣毛甘一者江山土豪也居清湖
 鎮以歇店為業凡浙閩往來官弁士客過必宿焉度嶺
 之兜輿北來之船隻絡繹賃雇胥甘一主之雖一日役
 夫數千無不立應其才具誠有過人者然魚肉一方肆
 虐自逞制府撫浙時曾痛懲而免其死及蒞閩道由清
 湖先二十里伏謁道旁盛服革履制府領之及抵鎮前

畢集縣令已供張其家廿一跪而通名制府審視曰
 爾尚身死邪甘一叩首股栗而去時靖藩方張廿一業
 已竄身王府伺釁思亂適遂所欲江山
 之民揭竿而應未幾必非廿一召之也
 杭州百步塘水旱蝗蝻無不奇驗癸丑春有督閩之任時延至
 幕中言福建龍潭虎穴不可去求一部尚書方可免禍制
 諷曰福建龍潭虎穴不可去求一部尚書方可免禍制
 爾笑曰東西南北惟君所命豈得自主邪師蹙然曰審
 出京勸九月重憇武林貢院十日將行師來送愀然不樂
 曰我勸公留在京中何苦定要南行今將奈何吳三桂
 即日反矣制府初亦傾耳及聞平西欲反之語不覺微
 哂外傳將軍速宴遂辭師而出余時在坐制府去左右
 咸散師即起不顧而行余尾其後行至公堂幾數百步
 暫去不妨速歸可也余因頂禮作別遂偕制府于十月
 朔日啟行三月遂有嶺南之事
 別旋里三月遂有嶺南之事
 耿逆叛閩編修李光地家居安溪於康熙十四年遣使
 問道戲蠟丸密疏曰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逆亦并

命於漳湖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接壤其守賊不過千
百疲卒王師若惟於賊重兵處鏖戰而不出奇擣虛非
計也仙霞連浙江杉關連江西漳潮連廣東此三方各
有大軍守禦足以制賊宜別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
詐為援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計程七八日可
達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大軍入閩久矣賊方
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橫貫其腹則三路賊不戰自
潰且可解漳州黃芳度之前圍其小路崎嶇宜鄉兵在大
兵之前步兵在馬兵之前庶萬全無失
詔寄康親
王軍中施行會大兵已入關而止十七年六月劉國軒
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各縣復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
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光地時以侍讀學士居父憂
在籍使人泗水關入告以援兵即至遣使迎寧海將軍
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在漳州值江漲
長泰大路阻隔光地使人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又令
鄉勇關險修橋備餉以待遂達泉州而吳興祚楊捷之
師亦已自萬安橋轉戰入賊遁入海及賊守臺灣朝議
以風濤不測皆不主用兵獨光地以爲必可取竝薦水
師將施琅可用卒以成功惟敢逆猖獗時編修陳夢雷
亦有福州爲賊迫脅光地使其叔父潛詣夢雷探賊消息

息其得虛實及王師入閩光地蒙優禮而夢雷被逮至
京下獄光地始出疏救之夢雷以光地不早白之於親
王發憤作書絕交其書洋洋萬言亦爲閩人傳誦

回山貝子平浙紀略 無名氏

康熙十二年撤藩 詔下三藩抗不受 詔吳三
桂以滇反尚之信以粵反耿精忠以閩反而浙偏于閩
甲寅三月閩賊由仙霞嶺直犯浙東連陷衢州府之常
山等縣總督李之芳親統官兵赴衢禦之賊徧布偽劄
脅從騷動其黨則偽左軍都督曾養性偽中軍都督馬
九玉偽前軍都督吳長春偽後軍都督馬成龍張公萬
偽陸路都督馬仕玉徐尚潮劉清朱廣佐朱德甫偽水
師都督朱飛熊張廣文朱光祖偽前鋒都督江元勳郭
奇偽鎮海都督熊張廣文朱光祖偽前鋒都督江元勳郭
安遠偽將軍祖弘勳偽定遠將軍劉健忠偽寧武將軍熊
進効偽經略蔣德輅等屯聚金衢溫處台寧諸郡掠地
陷城連山接海首尾相應而紹郡外民間風煽惑亦羣
起應之稱偽都督偽總兵各擁眾數千連營結寨初掠富
理刑偽會應候偽總兵各擁眾數千連營結寨初掠富

室繼利窮民鄉城村鎮無一寧處郡中防兵皆調援衢
 州存城兵不滿百暨嶧上虞新昌之賊數萬眾於七月
 十三日直抵博古嶺守備何杲與戰於斑竹庵不利而
 退賊乘勝去不顧知府許弘勳乃出家丁婚置酒張樂警報
 頻聞麾首百餘級日晡賊從南門渡河攻嵇山門故
 道出斬首又傾頽乘城者咸股慄弘勳亟命燃炬運石堵
 僻隘城又傾頽乘城者咸股慄弘勳亟命燃炬運石堵
 塞城缺并撤春波橋以遏其衝命善射者分守埤隙一書
 應茲而斃有肉薄先登者則推巨石摧壓之拒戰一書
 夜賊暫退就食弘勳令兵番食以待薄暮賊渡河移
 柵五雲門火民舍烟燄蔽天城中多賊謀內應弘勳
 令家懸一燈人自為守盡聽與敗夜禁行者羣黨因不
 得逞次日賊攻五雲門多拋戈甲裸而揮羽或踞門嘲
 笑無紀律弘勳曰賊驕憍可出擊矣於是部署士馬啟
 門而出賊披靡走猶收餘眾作飛橋入飯於演武場始
 九日會城寧郡援兵皆至自西門入飯於演武場始
 五日會城寧郡援兵皆至自西門入飯於演武場始
 未散掠也飯畢弘勳啟門出襲擊斬獲千餘計郡圍始解
 賊散掠他邑八月大將軍康親王固山貝子寧海將軍
 奉命討欽逆師次杭州商攻取次第貝子日逆賊

甫叛而即寇浙其精銳必皆在浙也彼平關必先平浙
 方今曾養性屯聚黃巖總兵劉建忠敗績降賊薩克蘇
 部滿兵馳救復大敗死則平浙又當先平台州
 可取溫入閩如破竹九月康親王命貝子統兵赴台州
 貝子將至嶧縣聞郡城敗回之賊復熾聚嶺岷城一于
 召參將滿進貴知府許弘勳知縣張逢歡授兵一于
 急進勤令把總馬國常以兵二百守嶧縣城滿進貴許
 弘勳分路進攻大敗偽總兵于沼湖連日三戰斬首二
 千餘級奪還浮掠無算而偽總兵于沼湖連日三戰斬首二
 兵朔剝溪而還沿途劫殺貝子以山谷險阻賊聚散無
 定乃佯檄班師置酒大會鼓樂十餘宴至二鼓三路進擊
 賊倉皇不知所措擒斬頭目九十餘貝子乃謂守令曰
 嶧邑平矣然崇山峻嶺伏莽尚多今台州急未可頓兵
 招徠各寨是在守令賞偽印歸順者萬計尚有遠聯閩
 巢開導禍福一時賞偽印歸順者萬計尚有遠聯閩
 賊近結土豪不即就撫者如王茂公等連陷浦江諸暨
 上虞餘姚四縣康親王命夸蘭大白色蘇華副將牟
 大寅隨征同知姚啟聖各統兵三路進攻於紫閣山賊
 眾潰散偽都督朱德甫恃其驍勇領兵後殿姚啟聖斬
 之陣上遂復諸暨浦江二縣康親王恐賊兵暫散復合

聖武記 卷二
留兵四百名命姚啟聖鎮守諸暨縣偽都督王山等果
乘虛率眾三四萬五路來犯姚啟聖孤軍力戰左右衝
突將士無不一以當百大敗之於楓橋偽都督以下皆
降時夸蘭大張碩志奉貝子命往杭取礮中途破偽總
兵王茂公等于上虞之平家堡賊隨江死無算諸暨上
虞新嵎賊悉平當貝子之未至台也偽都督曾養性偽
將軍祖弘勳阿爾泰屢挫王師黃巖天台仙居三
縣悉為賊據又遣兵分扼天台寧波大道斷我糧運斗
米三百錢及貝子軍至首籌兵食計大軍十萬月支米
三萬七千石有奇非急通道路不可乃遣提督塞白理
以據蔡嶺都統周雲龍以據白塔通寧波天台下令各
營先堅壁自守而密訪情形議進取但攻陸則海寇入
攻海則陸寇至兼無船不能飛渡乃檄造戰艦募水師
正議進剿而偽都督僉事曾實率兵七千奪黃水山上
游要路貝子命副都統機爾布提督段應舉等以兵
二千進勦賊憑高拒戰難仰攻乃遣死士四十間進出
賊右鎗礮齊發賊陣遂動我師乘之殺賊千餘燬其營
寨貝子又慮天台之賊旁襲糧運遣兵二千助機爾他
布守禦至子雲山殺賊二千五百餘偽都督朱光佐朱
光祖皆降二人曾養性腹心也剽悍善戰前領水師於

小梁山江中抗拒屢招不服至是歸順曾養性益兵來
援遣偽鎮海都督總兵林冲等領眾萬餘固守仙居城
貝子命副都統伯穆等三路進天台擊之戰於白水洋
殺賊三千有奇焚燬十三寨直至仙居縣境伯穆等合
前知縣鄭錄勳兩往招降不從遂夜半三面梯攻缺其
西面而伏兵城外以待其逸黎明生擒賊千餘天台仙
居皆復時康親王大兵前赴金華命副都統馬哈達等
討偽都督徐尚潮于道山遣總兵鮑虎等討偽總兵馮
公武于嚴州先後恢復惟偽恢疆伯王國斌屯聚金衢
交界為諸賊聲援康親王命平南將軍賴塔同總督李
之芳鎮衢有東陽巨姓吳良森者曾以鄉勇恢復縣城
沉毅多智康親王致之幕下授招撫僉事道令往招王
國斌良森遂從間道入賊營以計挾其二子赴行臺歸
款總督李之芳授其二子副將職同吳良森四嚮招徠
凡脅從投首者以朱印識其背歸順日眾而偽都督徐
尚潮仍據桃花嶺總督李之芳遣副將詹六奇等自大
嵐山轉戰而前歷金坑銀場諸寨康親王又遣都統馬
哈達總兵陳世凱溫處姚啟聖進破尚潮又覆其兵
于大溪灘于是馬江二逆之兵俱潰乘勝復永康縉雲
宣平諸縣時連歲攻戰田野荒蕪貝子乃令鄉兵盡歸

農其被脅割辨者許入城貿易官弁不得盤詰至婦女
 令親屬領回歡聲動地顧山賊已掃而海寇尚不時出
 歿索餉不給則立遭其禍給之則官疑通賊居民進退
 皆死貝子命提督常進功以水師五千赴寧波勦之抵
 河大門遇賊船百餘迎戰我軍左右衝入射殺其執纛
 之賊大敗之次日進海門賊將朱飛熊拒戰數十合飛
 熊持戟躍入我舟欲刺進功為我鳥鎗所斃羣賊奪氣
 皆降進功班師滿帥啟請進取黃巖貝子以將士勞懃
 且北人不習水師今又冒雨暑驅涉險阻倘戰一不利
 則賊勢轉熾令暫休兵俟秋涼再進秋七月議復黃巖
 黃巖憑山帶江賊水陸扼險我兵不能飛渡貝子令探
 間道有報士木嶺踰茅坪嶺可抵縣境者令伐木運石
 開棧道濟師夜達烏巖出賊寨之後賊大驚偽都督吳
 長春等引馬步兵萬餘扼半山嶺機爾他佈等奮呼先
 登下馬力戰別以奇兵分合衝之賊首尾不能相顧大
 敗走斬吳長春殺賊四千有奇曾養性拔營宵遁温州
 貝子親督兵追之遇於黃土嶺賊三隊迎扼貝子親麾
 進擊賊潰入黃巖我軍圍之偽副將朱正三等以城降
 台州圍遂解遂率兵三千進取温州至樂清縣賊船行
 列我海上兵尚未至又大江無船可渡謀報沿山行百

餘里可至沙頭但崖懸壁峭不能過步行甚難貝子
 身先士卒率馬應險風餐露宿至沙頭嶺下臨大江賊
 水陸設備我兵分前後二隊進擊殺偽總兵劉秉仁等
 獲器械鎗礮無算而馬仕玉張廣文復領水陸兵三萬
 從嶺巔陣至江口中隔小河未便進攻貝子領前鋒挑
 戰賊悉水陸兵渡小河水來戰貝子今右翼兵急據山巔
 斷其歸路大敗之濟入河中我軍鎗礮并發屍積如山
 河水不流太平樂清青田三縣大荆礮石二衛盡復徑
 趨温州賊蜂屯越和嶺貝子曰不用疑兵未可濟也下
 令止營遣數百騎登下馮山鳴金鼓示不進攻而潛師
 江口直抵郡下據西山列營賊駭為神亦退守郡城更
 益福建新賊八千與平陽瑞安石塘之賊水陸四萬分
 入支或壘我前或襲我後或乘夜出犯或分兵侵掠我
 軍隨機應變一敗之塘再敗之温州三敗之得勝山
 四敗之入帶橋五敗之上塘溪殺賊三萬有奇數月間戰
 無不克而貝子亦精血頓耗連落二齒時方炎熱康親
 王調回休養貝子遂撤兵回處州時石塘未靖日夜商
 略攻取迨秋康親王大軍抵衢命平南將軍賴塔領滿
 漢兵取大極灘賊糧道而二渡關為江西要路偽左
 將軍曾良性連固守道梗不通至是養性聞耿逆漳

聖訓言

卷二

三

兵分守青湖及仙霞李之芳詞得
應祐開關迎降我師乘勝入關江
亦大敗賊將馬九玉奪取大極灘
登雲偽都督劉清等以二萬餘眾守
賊營後大山則勢難猝破令造雲梯二
百道六山雙林張樹關徑先上而親督援兵徒步
又敗其別營來攻之賊盡奪其寨遂進擊隔河之
賊三營大破連登雲之眾數十萬戮偽官賊兵無
算其營寨所獲船甲粟械不可勝計雲和慶元松陽
等縣悉平浙東底定耿逆勢孤其妻格格先命其子以
餉迎王師遂歸款
養性間之亦以温州降

聖武記卷三

邵陽魏源撰

國朝綬服蒙古記一

內六盟蒙古

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為中
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鄂羅斯
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國亦皆城郭之國若乃不郭郭
不宮室不播殖穹帳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
準部青海諸部則然故史傳外夷皆以居國行國為大
界畫而游牧行國又以瀚海為大界畫若漢匈奴賢王
有左右一居東方以接濊貊一居西方以接氏羌而單

于庭直代雲中攘之則還于漠北至後漢而爲南單于
北單于再變爲東胡西胡三變爲柔然爲東西奚四變
爲東突厥西突厥五變爲內回紇外回紇上下數千年
離合絕續皆以大漠爲諸部之綱維于是乎左于是乎
右于是乎南于是乎朔其擴入叛圖列爲郡縣者惟唐
初蕩平突厥之地置定襄雲中等郡領于單于瀚海二
都護一時稱極盛而控御不久遼金置上京中京西京
諸道僅域于東西奚而未及河朔惟元起漠北奄有函
夏于漠南置大寧上郡興和同等路于漠北置和林
行中書省以至西域青海皆分建諸王駙馬爲古今戎

索之一變明之中葉元裔由漠北入漠南于是邊防復
棘且其根柯盤固支條蔓衍爲今蒙古各部汗王環處
大漠故 高宗言三代以後惟元太祖裔至今不絕
云最其部類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
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
接壤滿洲臣服最先至康熙初而漠北喀爾喀三部內
款及 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是三大部
蒙古皆混爲一家惟漠西厄魯特恃其荒遠抗衡狂突
至乾隆中始夷其疆域空其部落焉漠南漠北二部大
半出元太祖成吉思汗至今世嫡 帝室其西海則

元之旁支西域則元之臣僕至今惟通朝貢與稱外戚甥舅者殊科因而區之以昭戎索

內札薩克蒙古六盟東四盟當盛京黑龍江及直隸邊外西四盟當山西陝西甘肅邊外凡四十有八旗二十有四部并歸化城土默特則二十有五東抵吉林黑龍江界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澣海絡雍冀幽并營五州北境袤數千里明初悉攘諸漠北中葉復薦食漠南邊患遂與明代相終始我朝龍興首臣科爾沁繼平插漢即察哈爾于是諸部先後來庭有大征伐率師以從世其封爵時其朝貢凡二十五部為五十有一旗其制略

與在京內八旗蒙古等其朝覲分為三班其會盟則若科爾沁若郭爾羅斯若杜爾伯特若札賚特四部為一盟其盟所曰哲里穆其貢道由山海關若札魯特若喀爾喀左翼若奈曼若敖漢若翁牛特若阿魯科爾沁若巴林若克什克騰八部為一盟其盟所曰召烏達其貢道由喜峰口奈曼或謂即元史之乃蠻者非也乃蠻居莫北之和赫元太祖既平乃蠻始徙都之與漠南無涉若土默特若喀喇沁二部為一盟其盟所曰卓索圖其貢道亦由喜峰口若烏珠穆沁若浩齊特若阿巴哈納爾若阿巴噶若蘇尼特五部為一盟其盟所曰錫林郭爾其貢道由獨石口以上為東四盟內蒙古若

聖武記 卷三
四子部落若喀爾喀右翼若茂明安若烏喇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烏闌察布其貢道由張家口又鄂爾多斯一部七旗牧河套內自爲一盟其盟所曰伊克台其貢道由殺虎口以上爲西二盟內蒙古每三載盟會之期命大臣賞勅以往設正副盟長各一以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冊惟歸化城土默特向隸將軍都統及各廳同知不設札薩克故會盟集于本城不設盟長聽簡命大臣莅視其各部每旗事權皆掌于札薩克一人此外皆散秩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公台吉等或以功晉封或以事襲無定員初元太祖

起漠北削平大漠東南建子弟親王世守之爲今內外札薩克蒙古所自出而仲弟哈薩爾以射間季弟勒格圖以勇聞佐命功尤大今之阿巴噶阿巴哈納二部皆勒格圖後也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善青海和碩特九部皆薩哈爾後也又有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建庭和林支裔繁布于漠南北若奈曼巴林敖漢蘇尼特烏珠穆沁鄂爾多斯克什克騰喀爾喀左右翼九部皆其後也翁牛特則太祖弟諤楚因之後札魯特及土默特右旗則太祖八世孫之後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爲太祖

功臣濟拉瑪之後餘皆元子孫皆以插漢部爲大宗其歸本朝也皆以林丹汗不道之故今不悉述述其尤著者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得傳國璽于元小王子裔插漢部于是蒙古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兩旗合上尊號改元崇德是爲我大清受命之始前此太祖天命中臣服諸國除瀋陽遼陽得自明外餘若黑龍江五部長白山二部東海三部扈倫國四部凡河東河西之地使犬使鹿之邦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皆金代部屬語言相同城郭之國非蒙古行國也其時已與科爾沁盟好

而與插漢構釁插漢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初順帝北歸和林連易五主始去國號稱韃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永樂初本雅失里可汗爲阿魯台所立宣德中脫脫不花可汗爲瓦剌酋長脫歡所立景泰中也先篡之不久部下仍立脫脫不花子號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稱正德中小王子尤強并青海及烏斯藏控弦十餘萬嘉靖中稍厭兵徙幕遼東邊外稱土蠻而分諸部落留西北邊其時邊防皆急河套青海及俺荅封西睡奠于是東部土蠻小王子裔數入寇邊患又中于薊遼故明世邊寇曰河套部河西部河東部西則今青海蒙古東

則今內札薩克蒙古套則今阿拉山及鄂爾多斯蒙古

也至西厄魯特則瓦刺王脫歡也先之裔明中葉後罕

入寇或言厄魯特即明之阿魯台者誤也阿魯台世與瓦刺相仇殺且一東一西部落判然厄魯特既為

瓦刺之裔安得復為阿魯台之裔耶况阿魯台人名非部落之名也厄魯特之稱猶唐古特猶韃靼安得以人名當

之乎而北部喀爾喀蒙古隔于大漠終明世不見于史

云萬曆中我大清兵起明人思用東部插漢小王

子即察哈爾欲以敵大清而要挾歲賞終無成效末年

林丹汗士馬強盛橫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天命四

年來聘書稱統領四十萬眾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斯

汗致書水濱三萬眾滿洲國主且恃其號勅馮陵諸部

諸部先後毆歸大清請師援救天聰八年六月

太宗統大軍盡徵各部蒙古兵征察哈爾時遼河夏

漲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

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解體遂徙其人畜十餘萬眾由

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于

青海之大草灘我大軍全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

明年其子額哲率所部奉傳國璽來降封親王位冠四

十九旗貝勒之上其眾編旗安置義州額哲卒其弟襲

爵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吳三桂之變徵其兵不

至旋煽奈曼等部擁眾同叛詔以多羅信郡王鄂

札爲撫遠大將軍。以大學士圖海副之。率不附逆各部蒙古兵進討。四月師次岐爾哈台。偵賊屯于達祿。我軍留輜重以輕騎進。布爾尼設伏山谷間。列陣以待。我軍先敗其伏兵。進擊其大隊。敗之。布爾尼收潰卒戰。復連敗以三千騎遁。爲科爾沁兵射死。凡六閱月。平空其故地。置牧廠。隸內務府太僕寺。而移其部衆游牧于宣化大同邊外。共八旗。分東西二翼。其旗內官地及與漢民互市訟獄治。以四旗廳及獨石口張家口豐鎮寧遠各廳。其本旗事務轄以都統等官。而總隸于理藩院典屬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其故地袤延千餘里。在獨石口張家口邊外。又歸化城土默特。名明順義王。俺荅之後也。中爲察哈爾所滅。我太宗親征察哈爾。蹕歸化城。降其部衆。編爲二旗。以其部長爲左右翼都統。并還其世所守順義王印。而遣將軍貝勒岳託副都統吳巴海。駐其城鎮守之。土默特酋博碩克圖之子。使喀爾喀陰與明通。吳巴海遂斬其使。崇德元年。喀木

尼漢部葉雷等叛。投漠北。吳巴海率兵追之。數旬無所見。漠中射一雁。負矢飛而墮。往取之。見賊營遺火。遂躡及于溫多嶺。葉雷注矢引滿。將拒戰。有狐起于前。觸葉

雷弓墜遂爲我禽始收其順義王印乾隆中並裁都統其旗務則掌之將軍副都統惟存輔國公世爵一不理事并設同知通判理旗民賦訟與京師內八旗蒙古相等而與插漢小殊故新疆各省駐防有察哈爾蒙古兵無土默特蒙古兵

科爾沁部在喜峰口外東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邊牆北界索倫本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後明初置兀良哈三衛之一也後自立國曰科爾沁明洪熙間爲厄魯特所破東避嫩江以同族有阿魯科爾沁因號嫩江科爾沁以自別其札賚特杜爾伯特

郭爾羅斯三部皆科爾沁一部所分兄弟同收皆屬插

漢部我

太祖初年科爾沁與葉赫哈達烏拉輝發

錫伯卦爾察珠舍里納殷共九部之師三萬來侵攻赫

濟格城不下陳兵古呼山

太祖親禦破之逾數年

復征烏拉部敗科爾沁來援之衆于是科爾沁與諸部

遣使來乞好天命九年插漢林丹汗以兵侵陵諸部諸

部或北徙瀚海依喀爾喀或東走依科爾沁科爾沁長

插漢之

我朝遂率之來覲自是爲不侵不叛

之臣天命十一年

太祖崩

太宗卽位科爾沁

謝圖汗遣使來弔曰恭聞強武英明大可汗上賓粵巴

聖正詞 卷三
台吉敢奉書以慰八旗大小諸貝勒昔察希爾巴敦汗主四方握七寶數盡則必死雪山白獅子其力雖大限到亦死深海之內縱有諸寶無裨于龍王之死故成必有壞始必有終爾 皇考奮起孤憤之中並吞大小諸國爲一虎步中外是天之所豪宜返天上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爲不死 後嗣勉之矣是年始封科爾沁粵巴台吉爲土謝圖汗天聰二年會大軍征插漢三年至八年凡四從征明十年各部前投喀爾喀者亦多請兵會攻插漢是年大軍蕩平林丹汗全部于是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喀喇沁土默特敖

漢奈曼巴林札魯特翁牛特諸部遣朝鮮國王書合詞

上

尊號改元崇德禮成冊功

詔科爾沁設札

薩克五賜親王郡王鎮國公爵有差二年從征朝鮮三年從征喀爾喀四年從征索倫八年從征明及黑龍江諸部順治元年借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以兵從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走流賊定京師二年以兵從豫親王多鐸定江南三年復從討蘇尼特酋騰吉思敗喀爾喀兩汗援兵七年復增科爾沁札薩克一康熙十有三年科爾沁額駙沙津率各部兵討插漢酋布爾尼之叛陣斬之盡平其部科爾沁從龍佐命世爲柿附與

國休戚

孝端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

孝惠

章皇后皆科爾沁女故世祖當草創初冲齡踐阼中外帖然繫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額駙尙主者八有大征伐輒屬橐前驅勞在王室非直親懿而已故順治十有一年上以諸札薩克蒙古久不見恐壅上下之情特賜敕存問令有所欲請隨時奏聞朕世世爲天子爾等亦世世爲王屏藩百世而土謝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卓理克圖親王札薩克圖郡王四爵俸幣居二十四部之上

鄂爾多斯部在河套中東西北三面皆距河東西袤二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三四百里秦蒙恬所奪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爲塞而漢唐之朔方郡也前代城堡邊牆故蹟棋布而花馬二池鹽與河東鹽並行地宜馬駝有麥梁山鐵可爲兵河柳可爲箭赫連元昊屢爲霸國形勝可戰可守元太祖十六世孫巴爾蘇始居之爲鄂爾多斯濟農有九子分牧而處是爲今鄂爾多斯七札薩克之祖明末苦林丹汗之虐糾合喀喇沁阿巴噶諸部敗察哈爾兵四萬于土默特之趙城天聰九年大軍追林丹汗于額哲于黃河西未至鄂爾多斯先邀與盟攘其部衆而獻千戶于我朝順治

初出兵隨英親王剿流賊于陝西康熙中會剿叛賊王輔臣皆有功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至所部界

諸札薩克渡河朝 御營獻馬請設驛饋運出兵扈

蹕 上嘉其俗龐土沃牲牝獵嫻周覽形勢謂札薩

克等曰明人議河套畏爾蒙古如榻側臥虎亦其時無

人耳若今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山出爾背後其奈我

何諸札薩克稽首曰今天下一家 上奈何出此驚

人之語耶本六旗至乾隆中滋息復增一旗設札薩克

七自為一盟鄂爾多斯明史作襖爾都司

國朝喀爾喀相繼歸誠名凡三曰舊喀爾喀即編入八

旗之駐京蒙古也曰外喀爾喀即漠北外札薩克四部

蒙古也曰內喀爾喀即喜峰口張家口外之內札薩克

左右翼蒙古也左右翼本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

汗之裔汗之子格喀森札賚爾居杭愛山有子七始號

喀爾喀七旗部族繁衍分東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皆

在瀚海之北順治十年中路台吉本塔爾與其土謝圖

汗有隙率千餘戶來歸封親王賜牧張家口外列內札

薩克諸部是為喀爾喀右翼康熙三年西路台吉衮布

伊勒登以其汗為同族所戕部眾潰散乃越瀚海來歸

賜牧喜峰口外是為喀爾喀左翼此外蒙古同名者有

兩科爾沁同名同族。一居嫩江號嫩科爾沁有兩杜爾伯特同名異族。一內札薩克一西厄魯特有三土默特其二部分左右翼異姓同牧。左翼元臣濟拉瑪一裔右翼元太祖裔其一部號歸化城土默特與右翼為近族。

臣源曰本朝撫綏蒙古之典以木蘭秋獮為最盛木蘭者圍場之通稱也。仲秋之後虞人效鹿鳴以致鹿日哨鹿國語謂之木蘭因以名圍場云自順治初世祖出張家口獨石口外行獵次上都

河入古北口為塞外秋獮之始康熙中蒙古諸部獻其牧地規為圍場自是歲舉蒐狩車攻馬同以師兵為營衛凡內外各札薩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獵星羅景從遠

驅雨合而天子親御王弧止齊步伐三驅田禽寓綏遠於訓武其圍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周

千有餘里即元代上都遼金中京上京之地明代烏梁海韃靼諸部游牧旁薄雄奧理大物博天所以嚴

聖武歟其合圍周環以柵八旗各一營規高處為卡倫每營各五卡倫守以官兵統凡圍場六十餘所每歲

車駕行獵或十餘圍或二十圍無定數云康熙三十

年圍場在多倫泊。出古北口泊南有彙宗寺以綏黃教四十八部部各一刺麻住持御製寺碑謂諸部在

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及四十年始建避暑

山莊於承德府之灤河

土名熱河在多倫泊東南距京四百里出古北口百餘里

師更近乾隆嘉慶歲歲舉行惟雍正十四載中無之

正雍

中于多倫泊西南造善因寺專而

今上繩武

供章佳胡土胡圖後身住持

世宗不舉秋獮者二十餘載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外四盟蒙古

瀚海絕地中央莽亘數千里天以界中外漢唐兵力盛時或能有漠南從無兼有漠北者有元一代始以和林終以和林和林者大漠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坤河之西北回紇舊建牙之所自古北匈奴所庭也為瀚海王氣之區故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畱牧其地苗裔亦獨盛他部其子十有一分徙漠南者既為教漢奈曼巴林札魯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鄂爾多斯九部之祖其季子格呼森札賚爾畱故土析眾萬餘分授七子為七旗分左右翼又為喀爾喀各部之祖

及其孫阿巴岱赴唐古特謁達賴刺麻請藏經歸漠北
部衆智而汗之遂世號土謝圖汗并其族車臣汗札薩
克圖汗而三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東界黑龍江西
界厄魯特北界鄂羅斯南盡瀚海我 太宗崇德元
年旣平漠南插漢部遣使宣捷于喀爾喀喀爾喀來聘
且請絕明市 命賚貂服朝珠弓刀金幣二年貢異
獸名馬甲冑貂皮雕翎及鄂羅斯火鎗同部弓箠鞍轡
阿爾瑪斯斧元狐白鼠裘以謝 詔定制歲獻白駝
一白馬八日九白之貢順治三年蘇尼特部騰機思
太宗之額駙也與睿親王不合五月率所部北投 喀

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合兵二萬迎之并掠巴林部人
畜 命德豫親王多鐸爲揚威大將軍往征六月師
至噶爾察克山騰機思等屯于衮噶魯臺聞風遠遁令
外藩郡王滿朱習禮副都統明安達禮追及于歐克特
山大破之斬其台吉毛害迎下嫁格格還我兵渡土臘
河復追之禽其家口輜重牲畜十餘萬八月自土臘河
擊敗土謝圖汗兵二萬次日復敗碩雷汗兵三萬皆斬
獲無算馬疲班師四年札薩克圖汗上書代解書不稱
名詞又踞睿親王讓之五年騰機思復來歸喀爾喀各
汗亦奉表請罪 詔各遣子弟來朝補九白之貢盡

歸所掠巴林人畜不奉詔十二年三汗始遣子弟來乞盟

詔賜盟宗人府設札薩克八仍分左右翼康熙二十三年左翼土謝圖汗攻右翼札薩克圖汗而奪其

妾構兵又與準噶爾儉 上遣使偕達賴刺麻使往平之初喀爾喀世雄漠北及中葉專佞刺麻習梵唄懈

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遂為厄魯特覬覦二十七年噶爾丹大舉入其庭再戰再北三部落數十萬眾瓦解先後東奔或議令四十九旗蒙古攘取之 上不

忍乘其厄發倉給畜滂沱沛澤三十年 駕出塞外受其朝大會閱于多倫泊即元上都地也 上以新

附眾數十萬宜訓以法度前期檄內外札薩克各蒙古皆豫屯于多倫泊百里外 車駕發 京師軍臨

多倫泊上三旗親軍營居中八旗前鋒營二護軍營十火器營四共十六營分二十八汛 御製彙宗寺記

曠饒水草而內外薩札克之來各環 御營而峙傳朝者道里適中故期會於此 諭內外蒙古移近 御營五十里不得入哨內

屆期陳鹵簿御帳殿于網城南受朝賜燕次日 躬環甲冑大閱嚴申約束土謝圖汗等具疏請罪宣勅

諭分三十旗為左右中三路割內蒙古水草地俾游牧近邊仍畱其汗號與內札薩克各旗同列噶爾丹既并

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犯近塞 車駕再親征殄

噶爾丹而反喀爾喀于漠北加封有功諸台吉增編為

五十五旗屯田于鄂爾昆河左右并徵其兵防秋于阿

爾泰山雍正九年以固倫額駙策凌奮擊準噶爾功又

增賽音諾顏部授札薩克分轄各旗共前三部為四部

共七十四旗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烏里雅蘇臺

及科布多駐定邊左副將軍及參贊大臣鎮撫之

參贊大臣三人一駐科布多二駐烏雅蘇

臺其一以蒙古王公台吉為之凡外札薩克之兵各統

以將軍大臣喀爾喀四部之兵統于定邊左副將軍杜

爾伯特新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科布多參贊大

臣舊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伊犁將軍青海各部

之兵統于西寧辦事大臣有事聽將軍大臣奏調視內

札薩克之兵即統于各部汗王者不同而烏里雅蘇臺

科布多皆歲徵蒙古兵換防屯牧一如出征專闔之制

視東三省歸化城伊犁即以駐防將軍兼轄者亦不同

故定邊左副將軍節制四汗八十二旗及金山天山間

烏梁海等數十部為邊外第一重鎮其與鄂羅斯互市

之道由東庫倫西庫倫二驛達于恰克圖而以楚庫河

為中外界其會盟分四路土謝圖汗部二十旗為中路

居士臘河左右境其盟所曰罕阿林車臣汗部二十三

聖祖實錄 卷三十一
三
旗爲東路居克魯倫河左右境其盟所曰巴爾和屯札
薩克圖汗部十七旗爲西路居杭愛山以西境其盟所
曰畢都里雅賽音諾顏汗部二十旗兼轄厄魯特二旗
爲北路居翁金河北境其盟所曰齊爾里克每會設盟
長一人副盟長一人其貢道均由張家口今不具述獨
述賽音諾顏部蓋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初明
世喀爾喀刺麻紅黃二教爭圖蒙肯申黃教西藏達賴
刺麻賢之授賽音諾顏之號其旗仍隸土謝圖汗三傳
至善巴世牧塔密爾河在杭愛山之西鄂爾坤河之北
卽元和林地氣鍾河山隆隆天啟康熙三十年善巴從

弟策凌幼自塔密爾河隨母來京師見奇 聖祖教

養內廷四十五年授和碩額駙尙純懋公主卽所謂超
勇親王定邊左副將軍授大札薩克以功配享 太

廟者也五十四年率所部赴推河隨北路大軍禦準噶
爾五十九年隨大軍由阿爾泰山分路進大斬獲于布

拉罕焚其糧于烏闌呼濟河禽宰桑百餘 詔授札

薩克雍正元年封多羅郡王二年徹北路大軍偕同族
親王丹津多爾濟各以副將軍畱防阿爾泰山策凌連
年從軍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喀爲準夷凌藉銳自
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又以準賊恃馳突而喀

爾喀無紀律節制每游獵及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賽音諾顏一軍雄漠北九年隨順承親王錫保討噶爾丹是冬與丹津合兵敗準賊六千于鄂登楚勒殪其驍將晉封和碩親王賚白金萬授喀爾喀大札薩克十年六月準賊三萬復深入內犯乘策凌出師未歸襲其游牧舊帳于塔密爾河策凌在途所乘馬忽人立嘶風而蹶俄飛騎報警策凌大怒卽斷髮截馬鬣誓天兼程間道歸救大戰于森齊泊又大戰于鄂爾昆河斬賊大半語具雍正征厄魯特記 晉號超勇親王錫黃帶分土謝圖汗所滋息之二十一旗隸賽

音諾顏部而于所畱之十六旗增四旗爲二十一仍隸土謝圖汗部復以策凌轉戰不得歸游牧被賊躡詔官給馬牛羊各數千白金五萬并城塔密爾河易廬帳爲宮室如京師賜第以重藩衛佩定邊左副將軍印進屯科布多授盟長便宜行事初準噶爾欺喀部兵不競屢闖其庭如出入無人之境及再爲策凌所挫孕重墮殞始駭喙不敢窺塞十二年冬奉表請和 詔移科布多軍于察罕瘦爾召策凌來京師準噶爾請以阿爾泰山爲厄魯特游牧界杭愛山爲喀爾喀游牧界策凌議不許必以額爾齊斯河及阿爾泰山爲界而空其中

聖正言 卷三
為間地。準夷亦不從。乾隆二年，準噶爾貽策凌書，稱爲車臣汗。議地界，策凌獻其書，并己所答書。策凌有二子，陷準部中。是冬，使哈柳復至，語及之，欲以動策凌。策凌厲詞拒折，哈柳無以難，遂定議。毋踰阿爾泰山，蓋自雍正末年，與準夷議界，策凌凡三至京師。賊憚其威，重卒從所議。于是喀爾喀西陲拓地千餘里。初，策凌用兵，皆其帳下侍衛綽克渾嚮導之力。及事定，策凌賜之千金，而親飲之酒。綽克渾曰：請王侍姬爲奴，舞劍。奴請爲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爲長弓，射隕欃槍入酒。

鍾策凌大權，并侍姬及所乘戰馬賜之。越七日，而綽克渾死。策凌以十五年薨。詔以王奮身血戰，再挫天

驕震威，絕徼爲國家長城，特敕配享太廟，創蒙古

諸藩未有之典，并視怡賢親王例，崇祀京師賢良祠。

賜諡曰襄，建碑紀功烈。御製輓詩，稱其不必讀

書。知大義，每于臨陣，冠三軍。云：乾隆二十年，王師征伊犁，而有喀爾喀徹驛之變。由車臣汗部郡王青滾雜布煽之，自十六驛至二十九驛，一時盡徹。羽書中斷，遂回舊游牧，擁衆叛。是時伊犁未平，蒙古復變，中外幾震動。策凌世子成衮札布嗣父爲定邊左副將軍，首檄各部

兵赴剿并請哲卜尊丹巴刺麻宣諭各喀爾喀大義遂復臺驛通軍報統師邁進俘賊獻京師于是伊犁兩路之師得一意西討無內顧憂而其弟車布登札布在伊犁軍中以三百騎倍道馳至集賽禽其宰桑奪船渡伊犁河追達瓦齊于格登山又首發阿睦爾撒納逆謀告將軍班第又以數百騎奔大軍先進敗準部逸賊數千于和落霍斯山盡禽渠首詔晉親王旌以其父超勇之號錫金黃帶入覲圖形紫光閣尋代兄鎮烏里雅蘇臺兼議政大臣父子兄弟三為定邊左副將軍節制漠北數千里闕閔威名二百年未之有也而成衮札布

子那旺多爾濟尚固倫和靜公主亦從征臨清石峯堡有戰功世長朔漢世翰西陲功名追衛霍忠貞符日磬

本朝外藩勛戚之盛內蒙古推科爾沁部外蒙古

推賽音諾顏部

臣源曰禹分天下為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聲教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周禮職方氏蠻服夷服鎮服藩服特居九服之四而疆以戎索近在汾晉豈非西不盡流沙皆以瀚海所界為海哉至我

朝而龍沙雁海之外萬潼億毳之民獨峯駝無尾羊之部奔湊萬里臣妾一家內隸理藩院旗籍司及王

會司視功大小以區承襲之等差酌途遠近以定朝貢之疏數是以間氣英靈鞭撻沙磧與國爲旗常帶礪與國爲干城腹心洵哉九州之表有奇傑六經之外有事功乎其附庸于喀爾喀者又有北屬國二亦游牧而非元裔一曰烏梁海卽兀良哈在烏里雅蘇臺之北俄羅斯之南舊役于厄魯特乾隆蕩平始歸王化其所置佐領分屬定邊左副將軍者二十五札薩克圖汗部者五賽音諾顏部者十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者三一曰科布多橫亘于準喀二部東西之間南依阿爾泰山北界俄羅斯參贊大臣治之其地則擴于康熙其人則安

插于乾隆有新土爾扈特有新和碩特有杜爾伯特有輝特有札哈沁有明阿特有阿爾泰烏梁海皆準夷舊部所徙故一地而隸之者七種彷彿西南之有青海焉乾隆二十三年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札布奏言新附烏梁海人如山獸河魚止可聽其行走難盡束以法律大凡有命無不貪生若順其性則不勞防範而亦省兵餉大哉言乎尤百世御要荒者之鵠

國朝綏服蒙古記三

青海厄魯特蒙古賀蘭山厄魯特蒙古

青海古西海郡在西寧府西三百餘里其水周七百餘

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蒙古語曰庫克淖爾又謂之察

罕託羅海蒙古謂青曰庫克海曰淖爾故名又海中有

二島一曰察漢一曰拖羅海故以此名其南百里又有鹽池非此海也

環海居者皆番族分左右二境下界海岸

上界湟水其地西回疆南衛藏北玉關袤延二千餘里

至京師五千餘里本漢時鮮水諸羌也唐以前為吐谷

渾唐末并入吐番于是崇佛成俗始隸于衛藏明置西

寧河州諸衛領以番酋授以國師禪師之號不相統屬

以換其勢其後一并于套酋俺答再并于厄魯特固始

汗一作顧實汗于是始變為蒙古和碩特者舊本四厄魯特之一也準噶爾治伊犁杜爾伯特治額爾齊斯河土爾扈特治雅爾即塔爾巴哈臺地而和碩特自烏魯木齊徙治青海然青海分部而處亦雜有四厄魯特之衆惟和碩特設札薩克二十有一為元太祖弟哈薩爾之裔與內札薩克科爾沁等八部同族十九傳至明末固始汗自西域入據青海分部衆為二翼子十人領之除分附察哈爾一旗及分牧阿拉善山一旗外餘八家皆為青海和碩特蒙古其土爾扈特四旗準噶爾綽羅斯二旗輝特一旗則出元太師脫歡之後分牧西域 國朝始置

其降衆于青海惟杜爾伯特十四旗留科布多之東不居青海又有喀爾喀一旗大刺麻察罕諸們汗一旗雖居青海而同牧別族其餘則統稱曰厄魯特云我

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強盛擊敗唐古特藏巴汗遣使自塞外通貢并請發幣存問達賴刺麻順治初又導達賴刺麻入覲 詔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賜金冊印

弓矢甲冑順治十三年卒是為

國朝通青海之始

亦為青海厄魯特之始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蠶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寇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

邊牆以限內外六年復將入寇十四年爲王輔臣所煽復犯河西皆奉達賴刺麻檄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出塞蓋于中國尙僅羈縻也十六年準部噶爾丹襲殺西套鄂齊圖汗青海和碩特諸台吉懼挈帳數千避居大草灘漸爲內附之始十七年噶爾丹將侵青海懼中國甘肅關外兵斷其後乃遣密使與諸台吉議婚欲使貳中國而歸己二十九年大軍敗噶爾丹于烏闌布通青海諸台吉附達賴刺麻表上尊號卻之是年十月出使西域學士達瑚郎中桑格歸至嘉峪關外爲西海番羅卜藏所劫提督孫思克聞報卽遣游擊朱應祥計誘

其宰桑質于關內始反我始臣別遣將士擣其巢穴斬馘四百餘盡奪所有以償前掠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獲青海通噶爾丹使遣使宣諭諸部集盟于察罕托羅海告以鄂齊圖汗世仇約共禽噶爾丹時有善巴陵堪布蓋達賴所遣理青海蒙古事務者也與諸台吉等集盟壇遣使賀捷三十六年春 上視師寧夏 命額駙阿刺布坦等宣諭青海青海諸台吉約四月朝行在 詔秋後入覲京師十二月大閱玉泉山陳軍容以示之 詔封固始汗子達什巴圖爲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羣臣以綏服青海全部請上尊

號不許自後青海始為近藩時策妄那布坦將圖西藏惡諸台吉內附詭請討青海前助噶爾丹罪 詔斥

之三十九年唐古特拉藏汗襲殺第巴而準部兵侵青海掠駝馬 詔西安兵會青海左翼四川兵會青海

右翼嚴備并集諸台吉定盟而策妄那布坦兵已襲西藏察罕丹津謀誘其兵至青海迎擊之賊不敢至五十

六年撫遠大將軍 皇十四子允禩統兵西寧集兩

翼王公台吉宣諭各率所部送裏塘達賴刺麻入藏五十九年蒙古兵從大軍大敗準噶爾于西藏新達賴登

位 詔留兵二千屯青海以備準夷及雍正元年

王師平羅卜藏丹津之叛于是令土爾扈特旗綽羅

斯特旗輝特旗喀爾喀旗察罕諾門刺麻旗皆各自為

部不得復屬和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又不設盟長以

西寧辦事大臣蒞盟自後青海始同內地語詳雍正征厄魯特記

漸削弱矣而野番特強今日蒙古之畏野番猶昔日回

民之畏厄魯特而青海之邊防又一大變

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稱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賀

蘭山亦名阿蘭善山皆語音之轉地在河套以西東寧

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袤延七百餘里至京師五千

里山陽為內地山陰為蒙古游牧漢北地武威張掖三

郡西北境唐吐番宋西夏明為邊外地 國初厄魯

特種類蕃盛分牧套西者謂之套夷駐牧青海者謂之

西海諸台吉其駐牧天山北路者謂之北厄魯特各有

部長當青海盛時并屬于固始汗其後惟北厄魯特偏

強猾夏自取侮亡其部眾先降者在青海則有游牧之

綽羅斯特土爾扈特各旗在喀爾喀之西科布多之東

者則有烏闐烏蘇之厄魯特二旗烏闐烏蘇在鄂爾昆河左右拜達

里克河之杜爾伯特十四旗皆北厄魯特之裔拜達里克河在

科布多之東而青海套西二厄魯特尤密邇內地初固

始汗兄子曰鄂齊圖汗游牧套西而固始汗季子巴延

阿玉什生子十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

亦牧套西是為二部分地之始順治初鄂齊圖汗遣使

入貢且請助攻喀爾喀其後康熙十六年準部噶爾丹

娶鄂齊圖女旋以兵襲殺鄂齊圖破其部遣使獻所俘

弓矢甲冑 詔卻之于是西套厄魯特潰散或投西

藏或被虜歸伊犁而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廬帳萬餘

守汛吏驅之不去并有準噶爾逃人數百從之騷近邊

詔宥其飢困竄掠之罪和羅理等求達賴刺麻表

請甘州東北之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善即古賀蘭山

陰者賜其游牧以距邊六十里為界 詔許之是為

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二十七年噶爾丹侵喀爾喀和羅理族人前陷準部中者乘準夷與喀爾喀戰挈千衆脫走來降

詔徙之歸化城以避準噶爾和羅理擅留之三十年懼討分道叛遁先後爲官兵禽斬三十一年和羅理悔罪乞降

詔仍牧阿拉山其族人屢爲準噶爾誘唆輒蒙恩赦宥和羅理以所部數離叛難約束請視四十九旗例編佐領廷議徙之烏喇界

上以治蒙古貴服其心不在地之遠近其仍游牧阿拉山地給札薩克印編一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二自是永爲不侵不叛之臣三十五年隨大軍敗噶爾丹

于昭莫多明年

上視師寧夏復請從戎四十二年

復有額濟內土爾扈特人來降

詔編置一旗與阿

拉善同牧雍正二年

王師定青海廷議以阿拉山

屏蔽寧夏和碩特舊游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

敕札薩克郡王阿寶部衆歸牧山後自後遂與青海分

部乾隆中大軍剿準回二部及討蘭州石峰堡逆回輒

以所部爲軍鋒故阿拉善兵稱虜雄晉爵親王初河套

有花馬鹽池鄂爾多斯部據之套西有吉蘭鹽池阿拉

善王據之其法皆于兩池置官收稅聽蒙古漢人轉運

不問所之暗符劉晏之法而套內之鹽不如套西鹹潔

聖武記 卷三
三
故甘肅民食花馬小池鹽者十之三食阿拉善池鹽者
十之六陝西民食亦居其三路駝牛騾運負繹絡吏恐
侵路鹽引地止許運至皇甫川云

臣源曰青海古之西戎卽雍州織皮昆侖析支渠搜之
地秦漢以後諸羌繁衍一變爲吐谷渾再變爲吐番二
變爲厄魯特蒙古部落屢易非復古之氏族考漢置河
西四郡隔絕南羌斷匈奴右臂明初建重鎮于甘肅以
北拒韃靼南捍諸番中葉後北部得越塞南入與番族
相通邊患遂棘 本朝開國初首撫固始汗以通西
藏兼捍甘涼湟洮諸邊故雖以準夷之猖獗終不敢越

西陲而犯青海豈非扼吭拊背明效哉數十載來青海
蒙古日弱番族日強故西海諸部畏西番如狼虎防秋
官兵昔常離番以制蒙古者今反衛蒙古以捍番盛衰
好還殆有運數而 國家之撫馭亦張弛隨之或曰
青海諸部自奉刺麻黃教故殺獷稍劑而雄武亦替惟
阿拉善部富強甲西陲而虎符筆使馳驅旌鉞則霜露
所漸靡也

康熙 親征準噶爾記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為三大部漠南蒙古

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之裔元太祖國人稱之曰成吉思汗成或

作欽或作青皆音之轉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歡太師及

也先瓦刺可汗之裔是為厄魯特四衛拉蒙古衛拉即瓦刺之

音國初惟漠南蒙古早結和親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大

部皆雄長西北間通使間為寇順治中 王師方定

中原未遑遠略於是厄魯特吞噬西北日漸强大初厄

魯特四衛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犁曰都爾伯特牧額爾

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即塔爾巴哈臺曰和碩特牧烏魯木

齊和碩特固始汗於明末襲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
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綽羅斯特則據伊犁兼脅旁部
與喀爾喀鄰勢俱張甚康熙中綽羅特渾台吉死子僧
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
之自立爲準噶爾汗旋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襲
殺車臣汗兼有四衛拉特復南摧回部城郭諸國盡下
之威令至衛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自伊犁東徙帳
阿爾泰山并使杜爾伯特部衆屯田且耕且牧以時其
食會喀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扎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
部內鬪我朝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

爾丹使其族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嫚罵土謝
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
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之無其事守備懈
而噶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刺麻
千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爲意也二十七年夏噶
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游牧刺麻從中
應之士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旦台吉拒戰大敗
傾國東走途遇我使臣張鵬翮等往俄羅斯經其東部
車臣汗地喀爾喀遣使乞援卽揚言大國兵來救已於
是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噶爾丹知我兵

不為喀爾喀也復踐之并擊破其鄰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刺麻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帳于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眾盡棄牲畜帳幙分路東奔于九月投漠南款關乞降 聖祖命尙

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并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暫借科爾沁水草地使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貢 上敕其率眾西歸還喀爾喀侵地

噶爾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則益驕蹇不奉 命

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二十九年以追喀爾喀為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烏爾會河

疑即烏爾圖河在克魯倫河之北下流入 尙書阿爾尼鄂羅斯境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

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貪利爭取陣遂亂反為厄魯特所敗乘勝東趨內札薩克

蒙古地方是時 朝廷已平三藩定隴蜀收臺灣和

鄂羅斯天下無事 聖祖以噶爾丹勢熾既入犯其

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故地游牧也六月集大

臣于朝下詔 親征 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

全為左翼 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

恭親王常寧為右翼出喜峯口右翼兵遇賊烏珠穆秦

戰復不利收軍準噶爾遂乘勝長驅而南烏珠穆秦亦內蒙古部落

之一在盛京西界距古北口九百餘里秦一作沁深入烏闌布通距京師七百里乃止右翼兵改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

其歸路八月朔我撫遠軍遇賊于烏闌布通噶爾丹遣使來言追喀爾喀仇人闌入中國汎界非敢妄行請執土謝圖汗及其弟哲卜尊丹巴大刺麻界我即當班師翼日我軍進擊大戰于烏闌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林阻水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塚蒙以濕氈環列如柵士卒於塚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陣以火器爲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斃於礮頽且仆陣斷爲二步騎爭先陷陣左翼兵又遶山

橫擊遂破其壘賊乘夜走保高險翌日遣西藏刺麻濟

隆來軍卑詞乞和奏

間

詔速進兵毋墮賊計

而噶爾丹不俟報即拔營由克什克騰部之什拉穆楞河載木橫渡越大磧山宵遁所過皆燒荒以絕追騎逾數日我師輕騎追之已不及噶爾丹中途遣使獻書頂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疏謝罪科爾沁土謝圖親王謀羈畱之而噶爾丹逸不止且盡失負駝無輜重狂奔絕漠而北沿途飢踣死亡得還科布多者僅數千人時

上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鑾諸將不及奉進止而歸化城西路兵及科爾沁諸蒙古兵以奉裕親王講和之

令遂不復邀擊信郡王劾裕親王不乘勝追剿反檄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竄逸 上以功過相兼薄其

罰有言科爾沁土謝圖親王通于噶爾丹陰縱之去者

上亦不之疑也八月班師回

鑿明年

駕

出塞于獨石口外多倫泊

泊在熱河西北三百里距獨石口二百五十里 御製

多倫泊彙宗寺碑曰斯地川原平衍去官牧場甚適而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 受喀

爾喀各汗台吉之朝以其三部為三十七旗今滋息為八十二旗

比內札薩克蒙古建彙宗寺以安其刺麻是年噶爾丹

與達賴刺麻率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卻之三十年戶

部以大兵征準噶爾糜餉浩大請捐輸糧草准作貢監

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應升先川及免保舉各例子次

年三月停止大學士伊桑阿等以臣服喀爾喀請上尊

號不許三十一年以前征準噶爾時火銃便利立火器

營朝鮮國王進烏銃三千桿 詔永免朝鮮黃金及

藍青紅木棉等貢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

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將軍費楊古遣兵迎詰且遇

之 詔責還其使三十三年約噶爾丹來會盟不報

而遣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

巴大刺麻益急且害我使臣時噶爾丹兄子策妄拉布坦為噶爾丹所迫遣使入

貢故我遣 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歸已科爾沁土

使報之

謝圖親王等以聞。上以前此烏闐布通之役賊幾

可滅我師坐失機會欲復致其來一戰覆之乃密令復

書偽許內應而預調士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噶爾丹

果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而下克魯倫河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

內其水流入黑龍江侵掠至巴顏烏闐自秋徂冬斃之不去亦不

犯漠南遣使往激之賊令使者徒步歸且大言借俄羅

斯烏鎗兵六萬將大舉內犯蓋以前敗由火器不如中

國故佯假西洋火器以張其軍其實俄羅斯并無意助

寇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入送死也明年春

上復禡牙親征。皇太子畱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

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過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

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邀其歸。上親統

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夾攻沙磧

不宜車乃畱大礮惟駝子母礮以行每駐營。上親

拊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芻生五月遂由科圖進

偏賊境而東路軍尙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盡焚草地

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雨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餒困乞

上緩軍以待途次復有傳鄂羅斯助兵之信大學

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

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

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擊者有言宜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有言宜先遣使告以駕至俟其驚擾而後乘之者

上命諸皇子議之定計遣使噶爾丹尙不信登北孟納蘭山望見

御營

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入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遂

命領侍衛內大臣

馬思哈搜討巴顏烏闌近地

上親率前鋒追之三

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

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

之糧以濟西師賊奔馳五晝夜中途欲拒戰于拖諾山而衆奔不能止沿途遺老弱輜重及漿渾脫無算適我西路兵邀之于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卽明成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嶺千仞如屏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僅萬然皆百戰之賊我師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費揚古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卽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

茂菁可設伏先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卻誘賊至昭莫
 多費楊古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于東餘沿土臘
 河陣于西兼備林中伏賊遵 上所授方略各兵皆
 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以綠旗步兵居
 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弩銃
 迭發藤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趙氏記謂
擁于後示必死云云按拒馬木皆列于前所以拒馬木
之衝突即衛青武剛車自環之意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不致死無擁于後之理 賊冒矢銃鏖鬪至暮不退人
 人如怒虎林木皆震費揚遙望賊陣後人馬不動必其
 婦女駝畜也乃麾沿河伏騎一橫衝入陣一襲其後輜
 重山上軍奮呼夾擊賊始潰敗乘夜追北三十餘里天明

收軍斬數千級降二獲馬駝牛羊盧帳器械無算并
 殪其可敦阿奴可敦唐書同統 名準部稱其汗之妃也君曰可汗
妃曰可敦或作哈 頓屯者音轉也 暫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
 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于礮噶爾丹以數十
 騎遁捷奏至 御營命費揚古留防科圖護喀爾喀
 游牧地 上親撰銘勒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
 而還次歸化城躬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大亨士獻
 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筚口辯有膽
 氣兼能漢語 上賜之潼酒使奏技音調悲壯歌曰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

使歌我欲走兮無路駝嗚乎黃河以北奈若何嗚乎北
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

皇太子王師之出也分五營 上居中為御營諸

皇子分統左右翼每翼各二營 皇四子雍親王

統左營及班師也 皇長子統後營為殿六月駕至

京師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歸其伊

犁舊部落盡為兄子策妄阿布坦所并自阿爾泰山以

西皆非已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回

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絕叛去至是欲西歸伊犁則畏策

妄那布坦之備欲南投烏斯藏則道遠不能至欲北赴

鄂羅斯而鄂羅斯拒不受聞翁金河有我師餘糧運回

寧夏翁金河一作蕩金河與雅河拜達里克河皆相近

在杭愛山之西阿爾泰山之東我西師留貯糧餉

以待回軍者也及戰勝而師由東歸不經舊路故乃遣

餘糧無用焚棄而歸別詳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畧兵數千山谷中突出掠之又為我副都統祖良璧護糧兵前後

夾擊所敗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亦不敢

犯其遣赴藏之使又為我青海副都統所禽所屬部落

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 上

乘其窮蹙欲降之九月 駕再幸歸化城駐蹕鄂爾

多斯諭青海諸台吉與策妄拉布坦協禽噶爾丹遣使

攜其黨與準部諸台吉絡繹來降。噶爾丹盡喪羽翼，乃遣使詣鄂爾斯旗行在，探中國意，詔數其犯汛界之罪，又許以待喀爾喀恩例招撫之。否卽進兵。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書，歎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靈奇異，聞其行軍所至，泉湧于沙，草生于積冰，泮于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也。爾往其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使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我大臣。聖祖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寧夏設驛，以待車駕旋京師。而噶爾丹倔強卒不至。二十六年春二月，駕復渡

黃河。幸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爾丹使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回人禽獻所獵薩克呼里之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面懟，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款附。密鄉道大兵深入，又策妄那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禽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爲。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頻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時。上自寧夏循

賀蘭山出邊，而費揚古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濟臘以其尸及子女來獻。至阿爾泰山，爲策妄那布坦奪而獻諸朝，所部盡降。于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

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

之山而還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 上親撰碑銘

勒石太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于廟社

未有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我 聖祖始

臣源曰 聖祖三駕親征其出塞一由東路再由中

路三由西路東路由博洛河屯僅在盛京西界因準夷

已內越烏朱穆秦而南故未度漠出邊中路即明成祖北

征所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度瀚海 聖諭言瀚

脈泉鑿之甚易一卒可得二三十瀚海亦非平地沙岡

井又有郁爾草最宜馬駝之食綿亘無寸土惟插汗七老峯長二百里橫亘瀚海之中

初出卡倫即逾此嶺 聖祖勒銘其上以後隨地設

驛凡二十五日度大漠至克魯倫河 聖祖曰吾聞

噶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不扼克魯倫河知其無

能為也遂循河窮追至拖諾山而還其地距河套二千

餘里是為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歸化城度漠北至推

河亦設三十餘驛 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循賀

蘭山將出邊聞賊伏天殛故未度大漠而費揚古西路

凱旋之師實由此還故 聖祖親勞之于歸化城是

為西路前代帝王出塞親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犁虜

廷皆自開平興和出入 開平即元之上都常遇春破寇

北邊故三追阿魯台一追瓦刺皆飲馬于臚胸河一至土臘河而還一至斡難河而還臚胸即克魯倫河我

聖祖之所駐軍少西為土臘河即昭莫多大軍所戰地少東為斡難河即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以前

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興安嶺之麓皆未越杭愛山而西也斡難河源亦出肯特山與克魯倫河源相近今名鄂倫河康熙四十八年

聖祖諭云朕西巡時曾以戰地詢之宿將皆言自古戰陣之事皆于舊戰地交戰從無戰于不可戰之地者明成祖出塞時亦嘗戰于昭莫多是知行軍立營必視水草攻

是明祖車轍馬迹與李文忠邱福所軍均不過喀爾喀車臣汗土謝圖汗境內而未西至賽音諾顏札薩克兩部明人張皇遠有

回視北斗在南之侈矣案黑龍江北及烏梁海北極出地僅四十六七度北斗安能即在南乎聖祖三

患蓋絕漠度磧自古為難而明人虛聲失實又有度漠五十萬之侈矣邱福軍十萬而敗由棄大軍以千騎先

進陷伏非以兵少敗也成祖老子兵事何至遠興五十萬眾且本紀與阿魯台戰皆不過精騎數千俘斬不過數百計安有五十萬眾度大漠之事

至若李陵趙破奴所至之稽浚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驃騎所封之狼居胥山距代二千里衛青所戰之寅顏

山出定襄塞千餘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臘河鄂爾昆

河左右興安嶺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為何峯

附錄內大臣馬思哈出師塞北紀程

康熙二十九年歲庚午四月以準噶爾入寇見上海張
 詔綏遠大將軍裕親王杖鉞專征出東道古北口而分
 命臣思哈從行辛巳抵塞下壬午出長城張家口五十
 里至查汗駝羅廟下營癸未黎明啟行六十里至十八
 喇度大巴汗嶺大雨嚴寒人盡裹裘嶺高三十里路寬
 四五尺雨滑人馬側足嶺頭高聳雲表橫截南北望
 遙天中淡煙微抹為古長城而北則高山壁立徑路不
 通其間相去或數百里或千里忽中關一綫以通行人
 如天造地設焉登高攬轡遐眺至營乙酉由嶺下啟行
 西北七十里至阿哈苦里下營人馬俱渴不得水始掘
 井求泉丙戌啟行九十里至查汗那羅湖下營湖中產
 白鹽丁亥啟行七十里至迭劣下營是地草不盈寸無
 尺水人皆掘泉而飲馬遺為薪戊子啟行七十里至
 勒根答八哈嶺下營所統蒙古查哈喇兵五百人是日
 始會合連營令之前導已止啟行五十里至烏蘭阿爾
 奇下營兩雷大如桃庚寅啟行六十里至答布孫多
 五月朔辛卯啟行七十里至答布孫多

九十里至查汗多羅下營癸巳啟行一百里至岳家
 下營甲午啟行二十里至巴蘇太呼圖下營始出外邊
 界略路地方由張家口至此以里計者凡八百二十矣
 師行八十里至查汗西里下營是日為重五節領兵正
 黃旗漢軍李副都統車載一豕至割烹共餉蓋曩所預
 蓄供用者絕塞得之良異數也丙申仍駐本營息駝馬
 丁酉師行六十里至拜澤布勒下營戊戌師行五十里
 至喀路下營己亥仍駐本營庚子師行四十里至歪風
 呼土下營是日入瀚海邊界地盡陷沙深者至三四尺
 淺者亦一二尺車不能前軍中輻重盡改裝駝馬空
 車尙需三四馬力始出陷中按瀚海周千餘里杳無人
 跡其地乏水故蒙古種類亦罕至焉辛丑師行三十里
 至西勒布勒都下營地無水山盡童野無他草唯臭蒿
 野葱二種及藥中地骨皮點綴道旁野葱香味亦如
 葱可食臭蒿可飼馬並有蟲豸著處皆染甚或叢集人馬
 地而有下營時凡幕器物著處皆染甚或叢集人馬
 項背間壬寅師行六十里至戈壁刻勒蘇太下營戈壁
 者即蒙古瀚海別名瀚海內禽獸不繁羽族獨有大鵬
 及百靈二種獸則唯銀鼠前股長僅盈寸後股長至七
 五寸許尾末色如銀鼠前股長僅盈寸後股長至七八

寸耳如箭筒長可四五寸許又一種耳僅寸許者騰躍如飛藉爾雅西方有獸曰麀亦前足短後足長然走則顛躓藉蛩蛩以行非跳兔類矣更有小飛蠅亦如點墨隱約來日中隨有肉蛆墮入目睛頃刻長四五分不治如故以故凡行者必以紗障目避之其他風物盡出復明目布勒都略同癸卯仍駐本營甲辰避之其風物與西勒尼都下營乙巳師行四十里至如鳥黑里六十里至哈魯丙午師行八十里至阿里寧都搜基下營是地所掘泉水皆作屍肉氣味用以造飯餐之者逾日咽中猶作嘔逆以是人馬俱渴丁未師行七十里以昨不得水故迂道至爾朱歸下營地頗窪下然沙磧深掘之四五尺始及泉四望皆旱葦深一丈地無草馬飢竟日大風營帳皆拔起戊申師行八十里至得勒蘇太下營所掘泉水尚復作屍肉氣已西師行七十里至勒蘇那哈代布勒下營是數程山童水枯大築與西勒蘇布勒都不相遠也庚戌仍駐本營息駝馬辛亥師行五十里至伊勒呼下營地中無水在石巖鑿之八九尺始見水野驟成羣蒙古謂之七刻貪色黃頗稱駿覓水者視蹄涔掘之泉兄焉性善奔逸射得之重可數百斤一駝僅能載一野

王師行五十里至烏蘭苦布流下營為瀚海西北邊界瀚海地至此盡自經瀚海凡五百四十里閱旬有二日所見聞殊詭異因以詩管記之得二十韻癸丑師行五十里出瀚海至古魯棒秃魯下營始得泉產靈禽行捷於飛能作百鳥聲彷彿迦陵鳥蒙古名為刻夜勒水籃又名為柳溜孤籃甲寅師行百里至納拉下營有旗額都統率領加斯物幾盡漂沒丁巳仍駐本營俟鑲藍營相去尚四五日程以缺糧不能前故我兵即於是日飛疏馳奏仍遵初旨整我單師馳驅前進戊午師行十五里至納拉布噶爾丹營已未仍駐本營六月朔庚申仍駐本營聞賊兵噶爾丹欲犯邊信辛酉師行五十里至烏禿魯布拉下營王成師行五十里至巴爾哈答下營丙寅丁卯仍駐木營隨行車輜盡發回卡路戊辰師行六十里至答布胡都下營偵得賊兵噶爾丹犯邊確報思哈與同事諸將計曰某等奉詔分賊兵勢與大兵相倚角今賊反繞出我後深入無庸且我輕兵疾走賊或詞知厚集醜衆以乘我勢難支也宜合大兵以力殲賊僉議曰然遂率師遶道轉從東南趨會

大將軍兵回師於是日始已巳師行六十里回至巴拉
 黑都哈答下營庚午師行五十里回至太布申都下營
 辛未師行至納拉布回至烏魯布喇下營至納拉
 五里回至納拉布回至烏魯布喇下營至納拉
 下營甲戌師行至烏魯布喇下營至納拉
 行五十里回至烏魯布喇下營至納拉
 師行五十里回至烏魯布喇下營至納拉
 拉哈拉達布勒下營至烏魯布喇下營至納拉
 下營己卯師行八十里回至烏魯布喇下營至納拉
 噶爾丹犯邊報急聞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統領大兵駐
 營赤城汗城遂遶道趨赴并力兼程日或百里或百餘
 里始下營途迷茫夜以繼日所駐營地遂不能詳記
 矣辛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至更定時方黎明師行八十
 餘里乃飯罷又復長驅至更定時方黎明師行八十
 里下營丙戌師行七十里下營丁亥師行百十里下營
 營戊子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丑師行百十里下營
 七月朔庚寅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丑師行百十里下營
 營進外邊界卡爾尼失利之報益書夜兼程前赴親王
 丹犯邊尚書阿爾尼失利之報益書夜兼程前赴親王

大軍壬辰師行百六十里下營乙未師行百七十里下營
 甲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乙未師行百七十里下營
 申師行百五十里下營丙申師行百七十里下營
 兵日追去我師僅百里下營正黃旗漢軍楊都統兵知賊
 然賊實張虛聲見兵不過二三萬耳以我兵少賊近持
 疾驅前赴大兵丁酉師行十五里下營慮賊猝至特
 重徐行以備接戰戊戌師行十五里下營慮賊猝至特
 備已亥仍駐本營我放哨兵與賊哨兵彼此相望我營
 日整軍洗礮士飽馬騰以厲戰氣庚子辛丑壬寅仍駐
 本營夜滿二十下地大震有聲癸卯駐本營甲辰大風
 雨駐本營未刻哨兵調報賊兵夜將劫營乃冒風雨軍
 馬披甲以待比天明賊知我兵有備不敢近以故我兵
 得往會大師乙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丙午遣謀者來窺
 伺時日方晡我兵堅守不動賊氣大沮是日我兵如移
 營少俟薄暮賊倉卒起各營不知所為鮮不震撼矣戊
 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辛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
 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辛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
 八十里會合大將軍裕親王大兵同下營凡營子師行
 座連營六十餘里濶二十餘里首尾聯絡屹如山立癸

丑師行六十里下營甲寅駐本營乙卯師行七十里下
營丙辰師行二十里下營丁巳師行三十里下營
我師僅三十里大將軍令各營掘壕築壘戒嚴防禦自
丙辰閱丁巳戊午士甲冑馬鞍控弦厲刃以待思哈
借某某等領礮火營作前鋒與賊壘對彼此哨兵兩相
望戊午賊噶爾丹遣喇嘛一人詣軍前言事大將軍知
賊無降意號令三軍嚴整旗鼓於八月朔已未黎明親
帥將士至烏蘭布通地迎敵決戰於地背加箱塚積水
山岡以橐駝萬千縛其足使臥於地背加箱塚積水
蓋其上排列如柵以蔽師之不可勝計我兵奮勇先登無
踴躍進礮火齊發未至成聲震天地駝斃于火頭
且仆陣斷為二我師乘勢進擊無不以一當十賊驚潰
不支遂破賊壘大敗之噶爾丹乘夜遁去我師乃還營
庚申黎明復整兵追擊賊噶爾丹遣喇嘛詣軍前卑
辭乞降乃班師回營自辛酉迄乙丑仍駐本營噶爾丹
雖遣使約降然不俟大將軍令竟捲甲潛遁丙寅我師
復長驅追逐留老營不拔每四旗統帥噶爾丹一員鎮守
遂以思哈充右翼噶喇大營將士統帥噶爾丹一員鎮守
西閱八日俱領兵坐鎮大營甲戌慮軍精不繼乃統率

老營官兵行八十里前赴大將軍軍前策應已亥師行
八十里下營丙子師行八十里下營丁丑師行八十里
有下營戊寅師行八十里下營己卯師行八十里下營
庚辰師行八十里下營辛巳師行八十里下營壬午師行
也視張家口之大巴汗嶺高得其半徑寬五尺然左則
鬼峰轟雲右則懸崖瞰壑行者惴慄是日於嶺趾下營
會大將軍前班師各隊將士又行十三日為九月六日
癸巳進古北口下營自入口後風氣全乎內地與塞北
迥殊塞北無論冬夏日狂飈怒號驚沙撲面即五六日
煩敲絕少一晝夜間而四時氣備大抵晨則衣裘午則
易絺縠午餘即挾纒而夜則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猶淺
互寒凜冽更復何如古人云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猶淺
乎言之耳甲午師還密雲下營丙申師還七十里至牛頭
未師還七十里至密雲下營丙申師還七十里至牛頭
山下營戊戌師還三十里至孫河下營戊戌仍駐孫河
埃大兵齊集班師已亥薄暮合
兵庚子辰刻入國門旋京師

附錄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

康熙三十四年冬厄魯特犯順
 皇上有事親征將
 三路出師而陝兵當西路遣刑部尚書圖納赴莊浪會
 將軍督撫河西提鎮議進征事臣化行任寧夏鎮總兵
 呈方略八事一曰嚮導確實一曰兵馬足用一曰兵糧
 接濟一曰將領得人一曰調兵合宜一曰兵餉預給一
 曰師期預定一曰班師善後手畫出塞營陳圖布黑白
 子為步騎更定首尾接應圖法衆定計還奏經議政大
 臣等會議惟接應法不果用餘悉如圖公等所奏略曰
 噶爾丹今在柯布兔應令陝西為一路期以三月中旬
 草初青時出兵進剿以喀爾喀順黑河洮河合流處前
 崑都倫合兵進剿以喀爾喀順黑河洮河合流處前
 安滿洲甲士三千人漢軍甲士千人河西提督及四鎮
 標騎卒六千人合滿漢軍萬人為西路兵深入勦寇而
 一總兵官率河西騎卒三千人築壁壘於中途備接應
 調遣滿兵帥則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希爾哈達祖良
 弼馬自德巴麟等綠旗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總兵官
 寧夏王化行涼州董大成肅州潘育龍合官兵廝役凡
 二萬二千四百餘人馬月給米二斗議裹五月糧道遠
 一橐駝僅負一石五斗馬騾三當駝一慮所需過多乃
 乃以牛羊為一月食一牛六十人一日食一羊十五人

一日食兼令每人隨身裹帶升斗有差又綠旗兵向無
 餘馬應每人別給餘馬一匹運帳幕諸器五月餉并各
 皆先給芻豆秣一月以便深人兵皆預支五月餉并各
 賜治裝銀十兩其負糧牲畜由陝省捐輸師出後專剿
 厄魯特若哈密助逆則俟還日并剿制曰可西孫公
 領兵者滿漢將軍二副都統四而孫思克為長孫公
 議以綠旗兵深入及中途屯駐者合九千人合派河西
 提鎮各標兵先所當發騎卒千五百名期二月會甘州
 餉馬以行先所當發騎卒千五百名期二月會甘州
 三月改從寧夏未塞會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從甕金河
 兵改從寧夏未塞會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從甕金河
 進其原派陝西滿漢兵萬三千內減去三千則糧馬充
 裕下大臣與圖納再集議請於三月初旬兵自寧夏出
 而原派兵數宜勿減其有遠於寧夏調往不便者可令
 孫思克就近改調初議從崑都倫進兵本出
 然其路在荒外鮮有知者余揣噶爾丹所居宜在西
 之直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崑都倫則偏於西恐不
 得遇寇衆莫敢決有副都統阿南達者適奉使河西套
 囊部在寧夏邊習漠北道里遣人詢之果以為誤至是
 奉 上諭改從寧夏蓋其還奏所定也余計師既改

道其原調遠處兵不能多至必將益發寧夏兵令全標
 各備行裝以待是月抄復奉 廷議大將軍費揚古
 二月三十日發將軍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自
 寧夏發恐原調諸路兵道遠期促即令原調寧夏西
 滿兵二千漢軍火器一千寧夏榆林二鎮綠旗兵各
 千先進其孫思克兵聽後至追進馬不及飼養則儘
 驛馬悉選充行令副都統阿南達率河套祝囊諸部
 軍部檄繼至言中路大兵三月初十日卯時發歸化
 是時乍改出塞路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本鎮倉
 粟多侵耗朽敗公私搜括維艱而諸路營驛馬及捐
 遠至羸瘦余度官所給糧馬不可盡恃又兵無廝養
 出戰者少乃令二兵覓一餘下供樵汲牽驅之役計其
 所食糧各備二驢又凡兵糧皆給價自買有司既免
 卒而兵多土著就親識購善米皆立辦兼令多攜糗
 乾膳解渴諸藥其軍裝而外囊橐渾脫雨具寒具鏃
 鏹斧繩索脚溢鞵絆類無弗備又斟酌人畜力適當
 止及期孫將軍董潘二總戎馳至議以河西將士七
 人選派已久而榆林鎮兵乃後派未預備宜留守唯
 其善馬以給征行遂於二月二十二日振武將軍孫公
 率所部兵千有八百西安將軍傅公等率所部滿洲漢

軍三千涼州董總戎率所部千有二百相繼發寧夏
 十五日辛亥余乃率所部騎士三千餘丁千五百及
 下游守千把三百人共為中軍營居先鋒營居左
 官吏僕役又數百人偏護軍營繞中軍出塞銜尾行
 偏火器營居右偏護軍營繞中軍出塞銜尾行日四
 五十里或五六十里循黃河行可十數日遂舍河載
 束芻度戈壁戈壁蓋華言積也浮沙無水草二百餘
 至兩郎山有古碣焉題曰兩郎山無他字不詳所立
 或以為狼居胥云自是出入山谷間四月初四日
 奪力巴哈孫是與歸化城大軍約會之地時大將軍
 過此前進矣於是倍道行十六日至甕金河而減兵
 議始定初甘肅州涼州三標兵之出寧夏也遠道馳
 至既不及秣養所得倉糧駝畜皆不及選擇且創始
 塞都返不習其事又以為厄魯特不可必遇揚威外
 行即返不復嚴備及度戈壁馬畜相繼踣斃更前益
 水草會大風雨連數日夜兵寒且饑人馬顛仆資糧
 乘漸有潰逃雖追斬之弗止於是孫公議簡精卒併
 馬以進孫公麾下減留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
 余減留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偕營甕金河守俟後糧
 回軍食余所部兵固多預備每下營輒多發將卒四出

聖訓

卷三

四

覓水草或躬自相視尋掘未嘗缺乏又身先士卒日屢
 步行以節馬力不得遺棄恣耗以是充裕他兵誘之逃
 裹糧日加檢束是欲請勿減而孫公已前行隔數程乃不
 潰不可得至是欲請勿減而孫公已前行隔數程乃不
 得已精選銳卒千八百餘人留五百於襄金置營焉餘
 及廝役共數百人並率以進數日及大軍皆甲以行山
 嶺氣寒草猶未茁其宿草為賊燒斷延袤數百里一望
 灰燼撲面盡黑大將軍所部皆禁旅馬既疲斃糧多
 遺棄兵士道中偃仆相繼於是陝兵議捐糧助給之獨
 余部所捐加倍五月初四日雨雪暮抵土臘河
 營所期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始廷議大軍至此量
 遣陝兵由格楞河分路進大將軍以賊近兵不可分是
 月十三日戊辰曉發食時已哨得賊滿漢兵皆嚴陳以
 待久之賊不至大將軍遂令整陳前行可二十里過淖
 至昭磨多華言有林木處也其北大山千仞矗立如屏
 不見所盡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
 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出差多於北漸坦而下有小山似
 馬鞍橫焉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十里自西折三
 崖如階之即土臘河也時前鋒遇賊於特勒爾濟口作
 根水繞之

北以致之賊乘勝轉鬪而前余兵因隔小山未知賊所
 在會副都統阿公領前鋒兵橫過而南問之揚鞭指謂
 曰此山過即賊矣蓋登視之余急登遇孫將軍軍兵方至
 余言宜急據此山守大將軍曰日暮移營非宜縱賊據山
 甚近山上難守其下則危矣若慮夜難守此山宜據若賊
 其列此以守之則大將軍曰日暮移營非宜縱賊據山
 陣列此以守之則大將軍曰日暮移營非宜縱賊據山
 明日用此擊之移兵上守之余即馳回山下以鞭揮兵
 曰既如此即移兵上守之余即馳回山下以鞭揮兵
 止東山下以崖為蔽而舉旗兵擊時大將軍軍右衛西
 全軍上布陣令河西兩翼及戰又令余領寧夏兵千三
 三股滿洲兵分衛左右總兵領涼肅兵千餘人繞西向
 百人其左威寧衛兵之總兵領涼肅兵千餘人繞西向
 為陣其大威寧衛兵之總兵領涼肅兵千餘人繞西向
 以防林中伏賊爭小衝中堅故河兵迎其鋒時日已
 將中賊氛甚熾遂令士衝中堅故河兵迎其鋒時日已
 兵皆出步戰發其妻阿努娘子等亦旨冒礮矢舍騎而鬪
 而噶爾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亦旨冒礮矢舍騎而鬪

鋒甚銳不可敗擊傷相當勝負未決余因天晚事急使
告大將軍曰河邊兵宜令其依柳林而左出衝其脇賊
必亂又望賊陣後人馬甚盛而不前助戰必顧擾動然後
女也宜遣一軍繞南右出以劫之賊必返顧擾動然後
山上軍迎而奮擊敗之易耳大將軍皆從之余望見兩
軍將薄賊遂麾兵大呼而進上下夾擊聲震天地賊遂
披靡其顛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棄伏如蓬麻余乘勝
逐北遇所棄賊馬輜重甲械聚禁勿取且射且逐戴星
月追三十餘里賊皆鳥獸散回視追兵僅三數百人耳
知不可獨進而大將軍方遣舒將軍會眾斬俘馘祭畢出
整旅回營已凌晨矣次日大將軍會眾斬俘馘祭畢出
酒勞諸帥大獎余曰昨日大戰君策以濟大事自是
遂蒙大將軍加禮而大將軍見戰賴君策以濟大事自是
言余既感大將軍能用法云視生處高故趙奢與之
不掩有古大臣風也兵役也設使我軍不據山巔而反
戰以先據北山而勝是役也道在擣虛攻瑕使不遣
為賊據則事未可知又制勝之道亦未遂潰勝敗之機在
兩軍一攻其旁一劫其後則賊亦未遂潰勝敗之機在
呼吸間非素蒙一切其後則賊亦未遂潰勝敗之機在
威靈何以及此方戰勝時歡聲雷動莫不推寧夏軍為

功首然余意蓋欲窮追謂噶爾丹可必獲而大將軍以
馬瘦故不欲追余亦弗敢再請於是大將軍勸兵受諸
降八臺得奏大悅行在受賜日武迎勞令將卒三人
中一人先赴河分遣將士率輜重道先行不復循來時路既
皆至京師將加殊恩於是取道東行先歸留輕騎五百
過克魯倫河十五六臺間有旨詰問大將軍謂既敗
自隨北至即追獲之故且所報擊斬或未核將遣信臣
嚮視戰地於是諸臣皆惶懼頓兵俟命凡四餘
日會大陰雨乏薪兵多絕爨孫公乃上疏言賊敗窮急
或西竄諸鎮臣並出執為備禦奉旨遣三總兵皆
歸鎮召孫公獨入朝余遂由歸化城河套地還寧夏時
八月二十七日也而所留甕羊遠驅必瘦斃無益軍食
議以牛羊充一月糧余言甕羊遠驅必瘦斃無益軍食
且耕作輦運皆牛一月糧另派兵立困圖公納遂止
牛之令而復議留一月糧另派兵立困圖公納遂止
班師前留寧夏兵五百與漢軍五百保守此糧也及戰
勝兵皆東旋其糧久守無所用荒外絕守此糧也及戰
軍使人往召之未至而駐甕金河副都統祖良弼以草

枯水涸於九月初焚糧撤兵散行無律遇噶爾丹
 吉喇敗而西我軍以千餘人乘之遊擊陳維屏千
 進孝皆力戰死所殺傷逾千昭磨多賊僅得路以
 聞之曰向使置三千人總兵守之豈不成奇功惜
 前策之未盡用也三十六年丁丑余還鎮半載既
 軍資厲兵秣馬乃上疏請將兵二千從郭奪力探
 入務擒賊首拔根株大略言賊盛宜正兵窮宜截
 今噶爾丹窮勢必東竄若過襄金河北甘肅大兵
 南噶爾丹窮勢必東竄若過襄金河北甘肅大兵
 蹙之機不可失會車駕已發京師將西巡奏下
 府吳公赫迎臣議之俟至寧夏取進止三月初余
 需獨召臣化行遂日夜馳至清平堡明日駐蹕
 中減而糧馬必須充裕二十六日駕先發詣寧夏
 少里許御蹕三月十五日庚戌余率精騎五百徒
 百及從征諸吏卒復出塞時滿洲馬某領遼東滿
 軍領禁軍一千五百烏喇將軍薩公某領遼東滿
 皆領禁軍一千五百烏喇將軍薩公某領遼東滿

一馳每人給三羊供一月食又命都憲于公成龍
 等收捐納駝馬騾驢一月糧軍後四月丁未朔囊
 芻復度戈壁未時諸軍皆卓旗以待諸軍次第過
 出行營坐交牀時諸軍皆卓旗以待諸軍次第過
 午駕渡黃河由山套回京師余率兵乘夜與大將
 會時已抵兩郎山自殺狀初噶爾丹既敗走後收
 千餘欲西投烏斯藏聞甘肅兵扼之行至半途不
 資用乏絕遣子徵糧於哈密其子方十餘歲為回
 教以獻又去其姪丹吉喇挈其骸骨與一及餘眾
 部落多散去其姪丹吉喇挈其骸骨與一及餘眾
 百人來降求糧未至郭奪力二十程乏食不能遣
 大將軍徐進又數日或無賴札喇乃舍去年路更
 令兵徐進又數日或無賴札喇乃舍去年路更
 遇噶爾丹下撤烏喇兵先還又令諸部所在量留
 繼得爾丹下撤烏喇兵先還又令諸部所在量留
 兵猶進則間丹吉喇不果來竟西去矣乃促兵復
 至空廓落阿濟爾度丹吉喇不果來竟西去矣乃
 程追之數日不及至大戈壁而返大戈壁而返
 間無水草過之者疾馳三晝夜人馬須捐棄大半

議猶欲深入 上已得甘肅報言丹吉喇從西邊叩
關乞降乃封大將軍一等公命諸軍皆還至郭奪力諸
滿兵皆徑道赴京余獨率所部
人等至塞八月十一日至鎮

直隸總督于成龍年譜

康熙三十五年噶爾旦復騷擾蒙古 上親率六軍
討之因輓輸重大 特起于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
總統督運中路大兵糧餉凡內外文武大小官員聽其
調遣有六部不得掣肘之 旨但沙漠不毛之地不
知其幾千里而至尊 統帥計數十萬皆倚輓輸為
命公首議造車六千輛為運米計每輛需牲口四頭凡
數萬牲口猝難得齊發帑購米須時日奏請 敕
下臣民急公者與之救錄前一月而數過焉且人才効
用齊集輦下什物製造刻期而就奉 旨帶領官兵
車輛赴海子操演分派官兵之隊伍指畫車輛之營陣
共分二十七連祭蘇華登壇號令官兵按隊而行車輛
循陣而進上有首領下有護衛行則不脫不聯止則守
望相助行止之頃或有敵兵突犯擊左則右應擊右則
左應擊中則左右皆應先以火攻次以弓矢總以長鎗

奮勇勦殺自然無堅不破各將領宜相機而進更先號
令兵丁曉諭夫卒務使運用一心期於無失二月三十
日 聖駕率大軍先出三月二十日公督領糧車次
第前進公先輕騎馳抵蘇圖行在入見 駕問勞奏
對畢復返至和爾撥昂吉爾等地方荒沙瀰漫四百餘
里沙陷至二三四尺人畜難行車重車愈難越公下令無
論大小官員軍民能伐道左柳枝用泥沙墊成車路俾
車得行必按名奏 請陞賞於是公自執佩刀先伐
一柳隨運官員人等咸努力用命數日路成入畜車輒
安行無恙頭運糧車達御營計程僅五十九日眾運繼
武而進尾運已抵拖嶺開西路費大將軍軍乏糧奉
旨速撥運濟師由是西路班師亦由中路而歸因糧足
故也時逆賊已敗遁六月二十六日 上回京至查
爾漢那羅 命公會同理藩院尚書班第公將車米
堆貯查爾漢那羅 命薩克蘇地方七月奉 命往喀倫
散西路黑龍江將軍薩克蘇大兵口糧九月入都復聞
逆賊潛於西北 駕欲西征公與同事諸君自捐運
米並坐臺以司郵遞三十六年丁丑正月 駕幸寧
夏次雲中數日復奉 命先行前三月十三日入寧
夏十六日接 駕於黃河渡口 上撫公肩密諭

良久內外不得而知也後三月十五日由寧夏起程糧

用牲馱 上命西安副都統帶甲三百副護衛仍

船站石嘴遙遵 上回鑾公為總統率諸侍郎北進至

滕行聽命閱日啟行有地名戈必乏水草約二百餘里

先探此為北進孔道至是聞前進兵馬大受困餒道差

守備林之本賚送大將軍口糧兼令探取水草善地林

夜行失向導令軍士即地環坐以待明且少頃明星出

望星而走忽抵黃河就水飲馬作食西北山峰影影導

引前進蒙古曰此即兩狼山也因率眾望山趨行一日

薄暮得水草次日仍望山趨行遂掘地得甘泉能飲人

馬數千于是避戈必之涸就此地之善即報請移臺於

此三日過兩狼自此長驅直達大將軍營公帥眾督糧

亦由此進五月朔至郭多里巴爾哈孫地友適大將軍

文到糧運不必前進公遂留屯於此越三月因米糧重

多令軍士挖壕築城城高六尺壕深九尺空南北二門

列柵啟閉以備防護大將軍報捷逆魁授首俘獲甚眾

大將軍凱旋七月二十八日由新得善路而還計自此地入京凡

名給糧四十五日由新得善路而還計自此地入京凡

五十八日趨 命待衛吳公達輝引公請

丹吉喇日此運米減爾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也
吉喇俯首欠身殊覺踉蹌懼吉喇乃囑爾旦之領兵
大將
云

常熟錢良擇出塞紀略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夏五月朔 皇上御乾清門奉

使內大臣索額圖佟國偉馬喇等率同兵部督捕理事

官張鵬翮兵科給事中陳治安出使俄羅斯國上以出

使絕域徑由漠北宜加護衛方合古者卿行旅從之誼

命選精騎萬餘人扈行私從僕馬亦復踰萬旌旆

百三十餘里 命皇長子騎送二十里至清河

初三日出居庸關十八日至歸化城二十一日踰陰山

至昆都勒河次日偵前途水草不繼大軍議分道進發

二三日分三路索帥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取東路

修帥三旗出西路馬帥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取東路

附正紅旗中軍遵出都時約也三十日屯哈輪阿巴圖

不喇山為蒙古四十九旗極北邊界山巔堆石為礮臺

累累如冢乃外藩防禦之所過此即喀爾喀國矣出張

家口直北而行不過千餘里十數日可至而理藩院嚮

導者誤遷其途計程多七百餘里計日多十日有奇道
 險馬疲不能前進乃盡雷輜重輕裝減騎即正紅一旗
 已留疲馬四百餘合計全軍不知委棄幾千百也初八
 日行七八里見過克喇阿祭勒罕土人皆負襁遷徙遣
 通事問之傳說喀爾喀國汗與厄魯忒戰敗而逃主帥
 索公因與參佐章京等密議遣理藩院員外前往探修
 馬二帥為合兵之計初九日屯齊爾圖地喀爾喀國男
 婦駝馬絡繹南奔不下萬數若有躡其後者詢知其主
 士謝圖汗與厄魯忒戰於邊界全軍崩潰上下皆鳥獸
 散其汗之弟哲布尊因巴呼本兄圖者少為僧權倖其
 主一方所聽命亦遁不知所在所居名土臘必喇晚色
 楞河不數程為我軍取道所必由今為厄魯忒所燼勢
 不可往初十日欲待修馬二帥合兵而屯所無水草因
 復回營克喇阿祭勒罕是距車臣汗使至以敗狀聞于
 我軍始厄魯忒戰勝後即以奇兵突入土謝圖汗之弟
 之地盡掠其親屬輜重車臣汗乃土謝圖汗之弟分長
 東部亦潰遁不支故來告敗索帥因具疏馳驛奏聞是
 日傳聞厄魯忒兵至三軍狼狽而逃雖嚴禁不能止台
 營竟日不得食主帥躬擐甲胄營中控馬披執待旦時
 土謝圖汗窮蹙無計適逢我軍遂宣言中國皇帝

命將提兵特來救援厄魯忒汗聞之懷疑不敵長驅頓
 命且特遣使臣諭令罷戰厄魯忒釋疑懷德遂遵
 命振旅而還至所奉使之俄羅斯國更荒遠不可考其
 境西接大西洋東抵黑龍江南與回厄魯忒喀爾喀
 諸國連界皆畏服尊事之則其汗遣使講解盟好故
 下騷掠索倫我師圍之既而其俗素奉天主教文移俱
 上用西字是使察其道里形勝其俗素奉天主教文移俱
 故未及詢其顛末云十一月十二日皆屯營以待分道
 之兵人心皇皇抵夜所遣理藩院員外始還喘息汗流
 云四日之內奔走千餘里已訂二帥干前途合兵遂東
 馬以前後相望六十餘里馬少駝多挽駝者皆婦人其衣
 來與男無別惟兩耳著環男則少一右環耳盛暑亦狐
 帽羊裘牛無別惟兩耳著環男則少一右環耳盛暑亦狐
 垂地尾可纓先一日喀爾喀南徙者屯于是遺棄牛馬
 死者相枕臭聞數里十六日晚馬帥使至期以三日內
 合兵十七日遇水草人馬俱便遂駐軍以待分道之兵
 越二日馬佟二帥繼至共議軍食已盡不可復前進退

無策忽二十六日班師
十八日到喀噲八月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
京若旨到遲數日俱為絕域之鬼矣蓋哲布尊丹巴既
敗遣使飛騎到京求救上問我軍何在詭言全軍
覆沒欲以激上怒朝廷大駭故命兩侍衛飛騎來
探京師駭動異常皆彼國譎言所致也歸途馬死糧盡
軍士步行飢渴難堪全軍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千餘
馬二萬七千餘費銀二百五十餘萬是役使事雖無成
而喀爾喀國則得此稍延殘喘不致全沒于厄魯忒殆
有天意云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青海部 準部

西域四厄魯特中準噶爾部最習戰鬪青海和碩特部
次之世嫺亦世仇也於中國則惟準噶爾世寇塞康熙
中準噶爾汗僧格死其弟噶爾丹殺僧格長子而自立
其次子策妄那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士魯番遣
使乞降 聖祖卯而翼之使協力禽仇策妄乘噶爾
丹南侵敗衄之際潛回伊犁游牧博羅塔拉河用其七
友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闢地至額爾齊斯
河遂有準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
時伊犁數千里空無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國方乘屢盛

聖武記 卷三
之勢若驟進大軍收其部落渙其羽翼戍以偏師立可郡縣版籍 聖祖以其曠莽遼隔費轉輸又策妄方獻噶爾丹之尸外馴昵遂盡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犁捐俾游牧復成西域大部落策妄既有準部則盡效噶爾丹所爲思吞并四部爲一先取土爾扈特阿玉奇汗女乃離間阿玉奇子攜衆萬五千戶至而沒人之旋阻其貢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鄂羅斯策妄復取和碩特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乃潛師入藏襲殺拉藏汗並掩殺其次子之在青海者其杜爾伯特本從策妄分牧額爾齊斯河久爲所屬至是土爾扈

特和碩特二大部復爲所并遂自立爲汗 聖祖以其左右吞噬馳突奔逸將不可制乃於五十八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遣兩將軍分屯巴里坤阿爾泰以震其西又兩將軍由四川青海兩路入藏擁立達賴盡破厄魯特之衆絕其南牧六十一年進軍烏魯木齊以伊犁隔三嶺之險未犁其庭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復代爲請罪 上因使宣諭之令自戢漸徹西師是時惟準噶爾桀橫而和碩特馴擾故朝廷惟捍準夷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羅卜藏丹津者和碩特固始汗之孫

也

固始汗即顧實汗

初青海及喀木藏衛舊稱唐古特四大部

固始汗明末自甘涼塞外橫侵據之以喀木糧富而青海廣莫故令子孫游牧青海而喀木納其賦惟以藏衛二部給達賴班禪順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其裔分二支在藏者為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為鄂齊圖汗為阿拉善王尋鄂齊圖汗為噶爾丹所破阿拉善王來投

聖祖賜以賀蘭山游牧地青海汗絕及

聖祖出

塞青海固始汗子孫八台吉親入覲時固始汗惟達什巴圖尚存賜爵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爵又預平西藏功於是八家復振噶爾丹及策妄兩世覬覦青海皆震

懼于中國軍威不敢犯休養百載捍蔽西陲雖藏中和碩特末年為策妄所覆而青海之和碩特部族如故也至是達什巴圖之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以青海及唐古特舊皆和碩部屬而已固始汗嫡孫陰覬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乃于雍正元年夏誘諸部盟于察罕托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欲脅諸台吉奉已如鄂齊爾汗據唐古特以遙制青海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等不從遂受羅卜藏丹津之兵倉卒不能抗秋八月挈眾內奔河州關外 詔許其眾入邊復命

駐西寧之侍郎常壽往諭反為丹津所執初青海有大刺麻曰察罕諾們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爾寺為黃教之宗番夷信嚮丹津以術誘煽使從已大刺麻既從于是遠近風靡游牧番子刺麻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犯西寧掠牛馬抗官兵冬十月命川陝總督年羹

堯為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年羹堯先分兵永昌布隆吉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黃勝關扼賊入藏之路又請

富寧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其通準夷之路噶斯泊在羅布泊之東東至西寧府界二千餘里復遣諸將分攻鎮南申中南川西

川北川歸德等堡潰其黨羽遂移察罕丹津所部於蘭

州羅卜藏丹津始懼歸常壽請罪不許十二月各蒙古

貝勒貝子公台吉各殺賊來歸降其脅從部落十餘萬

二年宜月岳鍾琪攻黨賊刺麻于西寧東北之郭隆寺

一作格爾弄寺奪其三嶺沿途焚其十七寨廬舍七千餘斬馘

六千其石門奇嘉郭莽等寺皆破惟羅卜藏丹津尚負

隅于烏闌呼爾之柴達木距西寧備千餘里年羹堯奏

調兵二萬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路進攻布隆

吉河在青海西北三百餘里為賊赴嘉峪關外必由之路四川松潘衛距青海千五百餘里岳鍾琪

以青海寥闊番衆尚不下十萬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

我擊此失彼四面受散此危道也不如乘春草未生以
 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世宗壯之 詔專
 任鍾琪二月出師中途見野獸羣犇知前途有賊偵騎
 亟麾兵進果遇賊數百餘殪之又夜襲其守哈達河之
 賊追奔一晝夜士馬飢渴塞外嚴凍鍾琪禱天忽湧泉
 成溪萬馬騰飲遂追入崇山殲賊二千于是賊無哨探
 蓐食銜枚宵進百有六十里黎明抵其帳賊尚未起馬
 皆無銜勒倉皇大潰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
 官兵窮追日三百里數日至桑賂海紅柳蔽天目望不
 極路盡而返桑賂海者青海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

餘里當木魯河之北玉樹土司之西斥鹵不毛蓋我軍恐賊

入藏沿河源西南追而賊則已于噶爾遜河橫越戈壁北投

準噶爾矣噶爾遜河一作噶順河在布隆吉河之北其下游

即回疆矣此嘉峪關外蒙古赴青海西藏熬茶之路康熙五

十五年七月侍衛阿齊圖奏言策妄那布坦兵窺青海必由

察罕烏蘇若往西藏必由察罕圖達此兩處設兵則噶斯口

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斯泊過達下遜戈壁有地名噶順

可進塞爾騰地方此處當設兵云云即防守此路也年羹堯

四路出兵之說雖泛而布隆吉河正當賊走噶順必由之路必成禽矣

一路兵北出布隆吉河正當賊走噶順必由之路必成禽矣

葛遜河在青海西六百里色爾騰海在嘉峪關外七百餘里

在敦煌西二百里與桑

駱海南北相距千里 俘其母弟妹暨逆黨頭目斬賊八萬

降男女數萬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無算自出師至賊巢凡十

五日往反兩月獻俘京師恭告 景陵 詔封年羹堯

聖正言 卷三 五十一
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勒碑太學如征準夷例四月進剿餘
黨時莊浪衛之西山亘二百餘里卽唐史之石堡城南臨大
通河四面削絕與其東山嵯峨夾峙四百餘里土番數萬據
其中乘青海有事截餉戕吏年羹堯屢剿屢叛至是鍾琪以
兵二萬討之賊狡故智盡徙老弱輜重牲畜于東山惟留驍
勁備出沒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山之隘聲期進擣
而萬人宵襲其東禽斬大半卽留兵守東山而回攻其西賊
萃石堡城岳鍾琪夜遣死士以降番鄉導援蘿躋壁出其背
禽斬五千賊蹙乞降班師先後闢青海域千餘里分其地賜
各蒙古分二十九旗其喀爾喀土爾扈特輝特等各自爲部

不得屬青海又西寧番者北沿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
二百部皆吐番種不相統屬明季厄魯特自北邊橫越侵之
遂役于厄魯特納租錯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國奏仿土
司設番目改隸道廳衛所以分厄魯特之勢定其貢市之期
與地三年一貢分三班九年一歲會盟奏選盟長遇事遣賚
周置互市于西寧日月山敕往不論崇卑王公以下跪迎置大通安西沙州柳溝各衛
增西寧西北兩路防兵馬步五千設總兵于大通安西而改
而寧衛爲府青海辦事大臣于此建牙焉移阿拉善王游牧
于山後而收山前爲內地以重寧夏之險追各寺明國師印
敕每寺刺麻毋過三百人禁藏兵器城戍星羅形格勢禁厄

魯特始不敢窺青海

羅卜藏丹津之投準噶爾也策妄拉布坦納之 朝廷遣

使索獻不奉 詔亦不敢犯邊我 朝亦罷西師罷捐

納事例本朝開捐例事一為康熙三藩一為雍正西陲皆在乾隆川運例之前惟于哈密巴里

坤吐魯番及布隆吉河各留戍兵防秋五年冬策妄拉布坦

死子噶爾丹策零立狡黠好兵如其父屢犯邊七年上議討

之時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皆以為天時人事未至都

統達福亦力言賊能用其舊臣未可圖惟大學士張廷玉力

贊用兵於是以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出北路

以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出西路以征準噶爾告

太廟堂子

上御太和殿行授鉞禮遂御長安門外

黃幄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啟行大雨如注旌纛皆濕識者以

為不祥會羅卜藏丹津與其族羅卜藏舍楞謀殺噶爾丹策

零事覺被執八月噶爾丹策零遣使特磊表獻丹津中途聞

師出而止 諭兩大將軍暫緩出師于八月五月來京面

授方略以提督紀成斌副將軍巴賽護其印時科舍圖牧場

當賊來路距大營遠哈密至巴里坤中有科舍圖嶺間之蒙

儉西征碑也嶺南設三臺至紀成斌又不設備策零遣賊二

萬于是冬乘虛突劫科舍圖牲畜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以

兵二千拒之總兵張元佐赴援夾攻力戰七晝夜拔出兩卡

倫兵奪回駝馬大半

詔獎樊廷等而降紀成斌為副將

命北路副將軍查納弼馳赴西軍又調滿洲蒙古兵萬

有一千赴瀚海以衛內蒙古游牧地九年四月傅爾丹進城

科布多科布多河在阿爾泰山之東北三百餘里六月噶爾丹策零遣大小敦多

卜策零以兵三萬犯北路先遣諜倖為我獲詭言厄魯特大

隊未至其前隊千餘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嶺即阿爾泰山之東幹距

我軍三日程傅爾丹勇而寡謀遽信之即以兵萬餘往襲副

都統定壽永國海壽等交諫不聽賊以少兵牲畜誘我而伏

兵二萬谷中俄胡笳遠作壇裘四合乘高突衝遂圍我前鋒

四千于和通泊泊在科布多西二百里萬矢雨集眾寡不敵傅爾丹以

後軍往援賊已潰我參贊之師直犯大營傅爾丹命索倫蒙

古兵先禦之科爾沁蒙古樹紅纛先靡而遁土默特蒙古

樹白纛奮摩賊壘索倫兵但知蒙古兵敗誤呼曰白纛兵

陷賊隊矣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惟滿兵四千衛

輜重且戰且退渡哈爾納河副將軍巴賽查納弼以下皆

戰死七月朔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賊獲我士卒皆穿脛

盛以皮囊繫馬後唱胡歌而返蒙古科爾沁王匿荏苒中

免出傅爾丹反信其言謂白纛兵先敗執土默特公沙津

斬之士卒憤怒岳鍾琪聞北路被圍乃使紀成斌進攻烏

魯木齊以分賊勢賊已委城先徙無所得 詔降傅爾

丹為振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斬先遁之參贊陳

泰移科布多營於察罕廋爾察罕廋爾即察罕泊在科布多東南二百里又以

馬爾賽為撫遠大將軍屯歸化城方是時準夷亦兩路備

兵令諸台吉環峙烏魯木齊以伺我西路又屯田于鄂爾

齊斯河以窺我北路鄂爾齊斯河在阿爾泰山之南三百餘里科布多之西南數百里以其地

可屯田且杜爾伯特善耕種可就餉也而北路鄰喀爾喀尤其所蓄意至是

九月兩策零兵乘勝謀東犯喀爾喀以察罕廋爾科布多

皆有大軍乃取道阿爾泰山迤南一由小額爾齊斯河一

由大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有二源故分屯二地小策零以精騎六千深

入而大策零擁大眾二萬于蘇克阿勒達以援應我郡王

額駙策凌與親王丹津多爾濟合兵迎擊于鄂登楚勒河遣

六百騎背入賊營挑戰誘其來追而伏兵擊之大破其眾斬

其驍將喀喇巴圖魯詔晉額駙和碩親王時議以察罕

廋爾大營偏北而賊每遶山南麓東犯乃于推河翁金河及

拜達里克河三處各築城二河並在賽音諾顏部境內拜達里

坤河西三百餘里翁金河在鄂爾坤河東南三百里與察罕廋爾大營犄角乃命

馬爾賽以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城以扼山南之衝十

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眾由北路傾國入寇繞避科

布多察罕廋大營取道山南潛至杭愛山掠哲卜尊丹巴

胡土克圖之地時哲卜尊丹巴已徙帳多倫泊空無所得

八月探知額駙策凌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于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中途聞之即斷髮及所乘馬尾誓天反旆馳救并急報順承親王請師夾攻策凌部下有脫克渾者能晝夜行千里每登高峰顛輒以兩手張其衣若皂雕鼓翼而立故賊遠望不覺盡得賊形勢虛實歸報遂嚮導蒙古兵二萬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如風如雨賊夢中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追擊于喀喇森齊泊大單二日賊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昆河之杭愛山即古燕然山之南麓也其地右阻山左偏水道狹不容大衆又橫

亘以大刺麻寺賊無走路寺即額爾德尼昭也蒙古謂寺曰昭蓋刺麻廟在鄂爾昆

者河側我兵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賊三萬擊斬其

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為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

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盡奔輜重牲

畜塞滿山谷以阻我師策凌急檄馬爾賽于拜達里克

河邀其歸路時拜達里城中兵萬有三千僅以數千兵

邀擊可令賊一騎不返也趙氏翼謂策凌急檄馬爾賽

賽是時已不在歸化况此戰在漠北歸化城在漠南相

去二千餘里賊敗必西走何由反繞大漠東南為歸路

乎松公新疆識略俞氏癸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

已類藁并沿其誤故辯之爾賽不許副都統傅鼐至跪求亦不應將士登城望見

敵騎過者皆燒荒以絕追兵無復行列翌日將士皆不待將軍令自開城追之擊斬千計而賊酋已從前隊過事聞 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杓以狗初賊之犯北路也順承親王無備奏調萬人赴烏遜珠勒邀擊實止三千又留領兵之將軍傅爾丹于大營致賊直越險東趨及接額駙策凌請兵之信始遣丹津多爾濟策應行未十里卽止營致策凌戰賊二日無援始收軍及鄂爾昆河大捷賊幾就殲而丹津擁兵二萬既不夾攻于山北又不追擊于山南觀望卻避反飾奏冒功獲賞智勇親王墨根巴圖魯之號至是發覺皆黜爵軍前戴罪效力以多羅平郡王福彭爲定邊大將軍額駙策凌副之凡北路兩創準夷皆額駙策凌功晉封和碩超勇親王援大札薩克時喀爾喀西北境已拓至科布多烏梁海而上謝圖汗十七旗亦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與策凌爲賽音諾顏部以鄂爾昆河西北至烏里雅蘇河爲游牧以翁金河爲王庭爲中西東三部之屏蔽自是喀爾喀爲四部初岳鍾琪之在西路也先奏長驅擣襲之策旋不敢自決及八年憤牧場被刦欲勉踐前言復奏軍事十六條 上謂一無可采且賊屢擾吐土番兵至卽遁墮賊計無成算十年岳鍾琪

奏巴里坤西北四百餘里之木壘形勢衝要宜築城屯兵二萬截賊來路與巴里坤大營犄角請以百日保其必效從之會賊兵六千自烏魯木齊掠哈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勳等拒之于二堡又檄將軍石雲倬等以萬人赴南山口邀其歸路遇賊相望二十里遷延不擊縱其飽颺岳鍾琪劾奏治罪大學士鄂爾泰并劾岳鍾琪擁兵數萬縱投網送死之賊來去自如坐失機會不能料敵于先復不能殲賊于後且先後奏報互異

詔降三等侯七月召還京

命大學士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以張廣泗護寧遠大將軍廣泗奏言準夷專

恃騎我兵制敵必步騎兼用而岳鍾琪主用車非溝塹沙積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牧廠運道所在受敵請移于西南之闕舍圖嶺旋復奏移回巴里坤奪岳鍾琪職拘兵部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定遠大將軍張廣泗副之查郎阿劾副將紀成斌等疏防卡倫縱賊劫糧竄逸總兵曹勳縱賊哈密飾報不實詔皆斬以狗時西路自張廣泗受任後壁壘一新賊至輒創十二年破賊于布隆吉大坂斬首四百獲糧馬器械無算是年準噶爾遣使請和

詔策凌查郎阿來京與王大臣議之莊親王允祿與兩將軍皆主進討大學士張廷玉等

言且撫之若不順則進討兩議上。上曾奉。聖祖密諭以賊巢逃遠我師往則我勞賊師來則賊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爲萬全策而賊自上年大創後已遠徙不敢深犯我兩路大兵暴露久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徹兩路兵北路築城于鄂爾昆河畱戍兵屯田防秋西路則戍哈密巴里坤策零欲得阿爾泰山故地。廷議不許使命往返二載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界西乾隆四年又許其通市及進藏煎茶人馬皆限以數于是盡罷西北兩路兵計自康熙

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軍餉七千餘萬蓋兩朝之于準夷也來勿縱去勿追原無架入犁庭之意叛則伐服則舍尤無窮兵擴土之心然一款于烏闐布通大捷之後再款于西藏大捷之後三款于鄂爾昆河大捷之後皆制款之權在中國乞款之誠在外夷故能以戰爲和以剿爲撫從未有兵未交綏寇未退境卽與爲城下之盟而能使其帖耳制其猖獗者暨乾隆中王師戡定伊犁而羅卜藏丹津亦就俘。上祭告。太廟御午門受之以。世宗曾有來降免死之詔竟赦不誅而達瓦齊且以降俘受封王爵大矣哉。

與 聖祖卹噶爾丹之子女近列宿衛者何異子授侍衛
女嫁 侍衛 吞舟可漏而天網不容貫盈罰極芟夷蘊崇如彼
天意何如彼準夷何

臣源曰白

聖祖殄噶爾丹返喀爾喀于故地斥地

至阿爾泰山屯兵于科布多皆昔時準夷巢穴休士馬
治弓矢之地距昭莫多千有餘里已軼入準部東界距
伊犁僅千餘里矣故超勇親王策凌奏言喀爾喀游牧
舊時尚未至阿爾泰而準夷亦再三爭執阿爾泰山為
其先世舊壤以山川形勢論之中國水入北海者二一
則準部之鄂爾齊斯河一則喀部之色楞格河土臘河鄂爾坤

河之水皆入色楞格河皆發源中國徑俄羅斯入北海

河寬五六十丈水清駛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故鄂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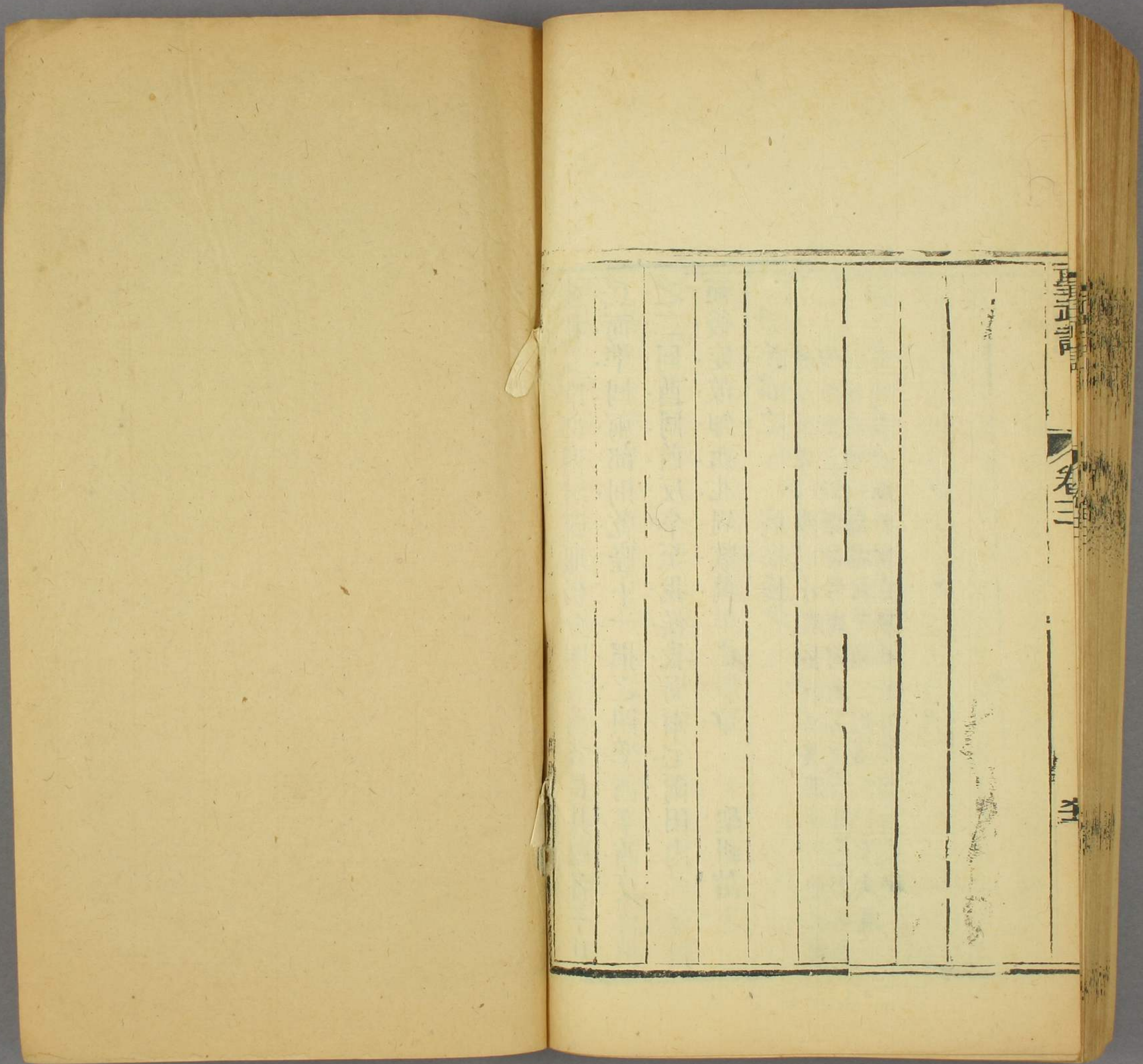
坤河之東為興安大嶺至黑龍江瀕海凡千餘里為蒙
古滿洲與俄羅斯之界是為大漠東北一大幹鄂爾坤
河以西額爾齊斯河以東則阿爾泰山至杭愛山千餘
里為喀部蒙古與俄羅斯之界是為大漠西北一大幹
再西則為葱嶺萬山之祖而哈薩克準部與俄羅斯之
界矣我 朝與準部兵爭皆在阿爾泰至杭愛山一
幹內蒙古語杭愛馬鞍也阿爾泰山即唐史所謂金山也
高入雲霄三垂斗絕為西北諸山大宗其北支循額齊

河入鄂羅斯其南支一則橫截大漠一則東走杭愛山
為回紇牙帳及元之和林歷代漠北建庭之所自康熙
用兵修攘恢復增賽音諾顏部而準夷不敢南牧蓋地
利形勢然哉世咸知乾隆新疆闢地二萬餘里然準回
二部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徑一圍三故得周
二萬餘里康熙中收西藏東西南北各五六千里是已
周二萬餘里又收青海收喀爾喀青海東南南北各二
千餘里喀部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其周又逾
二萬里是康熙中拓地已周四萬餘里更廓于乾隆特
準夷未服橫亘于喀部衛藏之間則南北燿燿均未得
安枕又喀部西藏雖服仍分賜其酋各長其國各子其
民而準回兩部則乾隆中一捐之四準酋準酋反再捐
之二回酋回酋反卒至我侯我尉爾宅爾田內同郡縣
而後定故知西北周數萬里之版章 聖祖蓄之

世宗畬之

高宗穫之

曠亭雜錄曰傳爾丹與岳鍾琪議進兵岳赴其帳
中見壁上刀槊森然問何所用傅曰此皆吾所素
習者故懸以勵眾岳笑頷之出語人曰為大將
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果如其言而敗



皇正書

卷三

三

